

古今劍俠大全

秘本筆記

廣益書局刊行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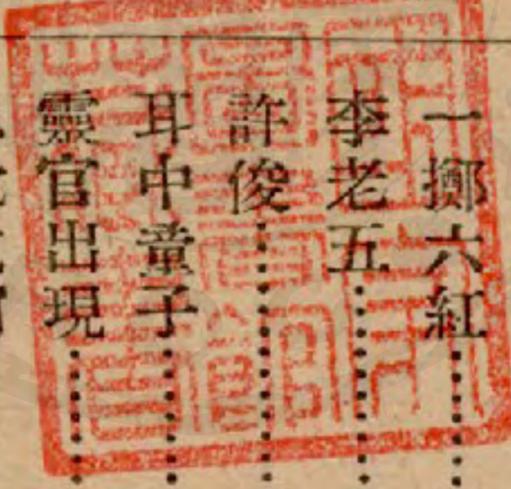
自太史公作史記。嘗游俠而傳之。而俠之名。乃見於後世。當時所稱朱家郭解者。徒黨之衆。聲勢之盛。能執持官吏之短長。而陰與朝廷之法律爲難。至武宣時。已漸夷矣。唐代小說多言俠客事。大率宗朱郭之遺風。而以武力濟其俠心。其扶強抑弱。誅鋤不義。有足多者。降及後世。流品屢雜。賊盜中之偶行一二義舉者。無知之徒。互相傳播。羣奉以俠之名。而鄉里不逞之徒。恃其絕人之技術。而受人之餌。供人之用。跖之犬。可使吠堯。甚至忠臣義士。反見戕於若輩之手。於是俠之名濫。而俠之實乃不堪聞問矣。近日。坊間所出言俠之書。不下數十百種。不特文筆蕪穢。其言多不雅馴。而事實離奇。年代莫考。任意杜撰。嚮壁虛造。怪誕荒唐。莫可究詰。是亦惑世之一端。

也。下走有鑒於此。刺取稗官祕籍之不經見者。事實之純正者。舉動之異乎神仙鬼怪者。彙而集之。以存俠之真。而全俠之名。其於史遷列傳之旨。不知有合與否。而救時諷世。藉以戢暴驚貪。固下走輯述此編之素志也。刊而行之。以告世之矜言任俠者。

陳愚識

古今劍俠大全目次

去處去.....	一	呂芳言.....	二〇
截髮三寸.....	一	嚴小芸.....	二一
誤認龍陽君.....	二	又一虬髯.....	二一
大刀王五.....	三	海外王.....	二六
莊碩花.....	四	刺客得隱形術.....	二七
小李將軍.....	五	一擲六紅.....	二九
電光禿頂.....	七	李老五.....	三三
行雲流水.....	八	許俊.....	三四
披肝之惠.....	九	耳中童子.....	三五
悔殺和尚.....	二	靈官出現.....	三八
植杖老人.....	二	以枕代爾.....	三八
豎子敗吾事.....	三	洛陽賣藥人.....	三九
幾誤殺舅.....	五	還金劍.....	四一
飛飛.....	五	好冷風.....	四二
雄鋒雌鋒.....	七	金錢李二.....	四三
一拳洞壁.....	八	荆軻客.....	四八



古今劍俠大全 目次

斗拱上老人.....四九

紅綃頭人.....五〇

李蜜遠客.....五一

俠爲陰物.....五二

聊與將軍戲耳.....五二

士人飛災.....五三

扶餘王.....五四

鐵丸.....五八

駕長.....五八

索家奴.....六〇

白玉枕.....六〇

摩訶.....六二

步家弟兄.....六三

小虎將軍.....六五

籬桶老人.....六六

篙爲信物.....六七

荊娘.....六八

終南義士.....六八

鴻奴.....六九

太華韋翁.....七二

囊有人首.....七四

俠僧斬蛟.....七五

簪化寶劍.....七五

玉可替災.....七六

古押衙.....七八

屈杖成環.....八二

我來也.....八四

氣行神行之別.....八五

血滴子.....八六

葉子戲.....八七

田文鏡之門下.....八七

黃衫客.....八七

牀頭金合.....九二

行雲流水



①

1007866

國家圖書館



002486658

披肝之惠



監子敗吾事



又一
虬髯



本秘
古今劍俠大全

去處去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縣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驂。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忽忽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

截髮三寸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費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吏償。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落。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栖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告。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宮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

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膝。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富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旦。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爾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去。前人復引至市口。惘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變色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意。大略斥中丞貪縱。謂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爲劍俠也。

誤認龍陽君

鍛工王姓。杭州新陽人。宣統二年。有事入京。道經漢口。宿於逆旅。適有廣東許生。就農部之聘。亦稅駕於該館。有少年甫弱冠。姣好異常。云是吳縣人。與王同住一散房。許至。已無餘地。可容一榻。館中聲言客滿。他舍已無位置。許正旁皇無措。少年上前致詞曰。我們多是同胞。出外理應援助。如不嫌狹隘。不妨與鄙人同榻。許目少年。爲之一喜。囑茶房市酒食。勸王及少年共飲。少年興亦甚豪。酒酣而睡。睡至夜半。忽聞少年大聲叱許曰。汝視我爲龍陽君一流耶。何無禮至此。許默然不敢置辨。少年又作怒罵聲曰。汝之無

禮或未知我之伎倆乎。此亦錯怪汝。姑且一試。略施警戒於汝。便汝亦知江湖跋涉。非可小視人者。言未已。忽聞砉然一聲。白光如閃電。出自少年口中。光繞一室。寒侵肌骨。許及王姓均殼顛叩首乞命。少年謂王姓曰。與汝無涉。不必畏懼。約食頃許。少年喝聲住。白光旋斂。少年遽吞入口中。卽下牀至王姓前曰。今夜倘非王丈在室。此衣冠禽獸。尙得活耶。官僚派中。此種人實不少。恨不一一手刃之。年少性躁。適間驚嚇鄙人。心實不安。少有贈遺。聊以贖罪。前途尙有瑣務。當早發。於是委一黃布袋於王姓枕畔。復指許而言曰。此後再不自新。當難逃吾劍下。啓戶竟出。王詢許狀。許云。昨日醉後。偶不自檢。欲以龍陽君待之。言次。相與俱起。二人互視。則許訝王之鬚短。王亦訝許之無眉。檢衾則毛鬚俱在。王啓布囊。得白金兩錠。至京。開一鐵肆。數年。遂至小康。輒以此事告戒少年之輕薄者。

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者。直隸宛平人。少有勇力。入少林寺三年。遂盡其術。京漢鐵路未成時。行旅出入於陸路者。不少。多患剽掠。五於是於京漢兩處設鑣局。保護商賈。大河南北之盜。悉畏其勢。願受約束。尊爲領袖。除鑣金外。不敷所用。則就官吏之不法者。俟其出入。掠其資。或劫其人。以取贖。案積數百起。莫得主名。雖竊竊然。擬議王五。苦無證佐。適某某長刑部。嚴檄滿人文守。往捕王之鑣局。在宣武城外。文守率護兵數十人。圍其局宅。護兵素畏其名。自知非敵。不敢入。逡巡散去。文守無如何。迭受刑部長官呵斥。限期緝獲。文守

憂甚。王五知其情，翌日忽至文守處自首。文守訊之，則曰：「某案乃我爲，某案乃我徒黨所爲，某案乃他賊所爲，自承者數十起，其如何用法，某處濟貧，某處發賑，某處設義學育嬰院，言之歷歷不爽。」文守聞而爲言於刑部長官，薄其罪而釋之。某年文守出守河南南陽，文本寒士，行資不備，借貸無門，正在焦急間，入於王五之耳。五乃乘夜入見，請以二百金爲贖。文守堅却之，則曰：「此款乃從某莊借來，非不義財，公如不受，是賤視王五也。」文乃赧顏受之，以券交王五。券上書明到任三月後償還。啓行之日，率其徒黨親送之南陽而返。又一年中東事起，某侍御上書劾李合肥數十款，兩宮大怒，下部議充發新疆，親戚交友均以避嫌不敢贈送。方在爲難之際，王五忽至某寓求見，自云慕君高義，願隨鞭鐙，資斧一切，不須明公籌計。隨奉五百金爲某侍御安家之費。侍御得以成行。王五亦親送至新疆。嗣後王五義俠之名，乃籍籍於士大夫之口。庚子圍匪起事，端王於西后前力保王五。西后召見嘉獎數言，退出後卽至端邸。陳卵石不敵之勢，並言王五不畏死，所惜者國家大局耳。王五願領一隊與敵戰。京城垂破，有人尙見王五巷戰殺數十人而後死。西人亦言於文忠而稱賞之。五死後，其徒黨星散，有流爲東三省鬍匪者。

莊碩花

碩花者，南潯莊左黃之側室也。左黃爲其兄廷鑑明史案所累，被誅於杭州弼教坊。其妻潘氏及碩花均充發黑龍披甲人爲奴，行室中道，稅駕逆旅，忽鄰房一少女，與通款曲。伍伯以其爲女也，不之禁。次晨伍

伯起身欲行。忽見潘氏之房門閉如故。叩之不應。破門而入。人跡杳然。其鄰房之女亦杳如黃鶴。大驚無措。此地適值山水暴發。遂以溺死報官。而寢其事。蓋少女早聞私史冤案。偵知碩花及潘氏道必經此。故隱俟於此。夜半背負兩人而出。天明後乃抵一處田野桑麻。別有天地樓臺閣榭。巍煥異常。有數僕迎於門外。少女偕二人入。碩花知女爲非凡人。叩問報仇之術。女於是教其劍術兼習縱跳之法。不數月已盡其技。潘氏亦得其一二。二人請行。女以爲碩花則可。潘氏尙未。再俟數旬。潘氏急欲報仇。女曰。之榮在京。一碩華足以了之。國弼在浙。潘氏雖亦能了事。然苦無脫身之法。力勸潘氏待碩花得手後同往杭州。潘氏不可。二人遂分道而去。按朱國弼時爲浙撫。乃定私史之獄者。吳之榮爲揭發私史案之人。時吳之榮已升任侍郎。適患頸疽。諸醫莫效。碩花乃扮一走方女醫。搖鈴日經其門。行賄吳之家人。盛述其能於吳妻。吳妻信之。乃進碩花。碩花用藥立止其痛。次日復診。遂用毒藥敷上。至晚大叫一聲而斃。吳妻控官捕捉。碩花已夜半離京矣。潘氏至浙。就撫院之旁。覓屋以居。門貼願爲針線傭。潔嫻於詞令。貌亦姣美。漸與朱撫家傭厮熟。達諸朱撫。朱固登徒子一流。遽命家人引入。爲上房傭。一日朱薄醉。與潘氏戲。潘順其意。朱益喜。欲令上牀同睡。潘請先上牀。覓得牀底一劍。蓋朱所藉以防身者。俟其入牀。遽刺之。聽仆而潘亦自到。碩花至浙。已聞潘死。乃宛轉覓得其尸。而葬之。遂入終南山以終。

小李將軍

粵西永寧州有陳氏者。家巨富。嘗飲於州署。席間有偉丈夫。闖然至。衣服鮮美。年甚幼少。與州牧交洽。陳異其人。訊諸州牧。牧曰。此李氏子。至州已三載矣。惟以納交官吏爲事實。未詳其世族。陳有少女。以李氏子英偉可喜。欲贅於其家。州牧乃任作伐。李亦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或與客會。莫相阻。陳亦允之。既入贅。有時終夜不返。其所交者。類皆峨冠異服。相貌奇醜之流。陳氏頗有悔意。然事已如此。無可如何也。吳中有葉氏子。少無賴。好劍術。有老僧能以劍爲雙丸。納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背。無血出。曰。此麻姑避劍法也。葉再四拜求。得受其術。時清師方征緬甸。運餉至楚南沅州。一夕忽失銀數百鞘。守吏大驚。責諸地方官吏。限期緝獲。一胥老矣。適承此役。屢受鞭撻。痛哭道上。葉氏子游行至沅。聞而哀之。問其故。老胥備述之。葉曰。吾當代爲覓之。因赴各都會物色。不得其人。便道至永寧。遇李生於途。如不相識。詫曰。此小李將軍也。何爲而至此。問諸路人。曰。此陳氏贅婿也。葉遂至陳氏。備述沅州失餉銀事。陳亦訝曰。數日前婿忽暴富。未知所自。豈盜官帑來耶。葉曰。夜中可令爾女詢之。入晚。李至。入戶見妻神色慘然。曰。此必有異。正色詰之。女戰栗無人色。長跽以謝。李生知其事洩。拔壁上劍欲斬之。倉卒間。葉忽自窗中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事者乃某也。李嗒然奔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以久居。葉大聲責之曰。吾儕行事。以義爲重。何可盜此官家物。使他人受累於心。何忍。李生曰。諾。兄速回楚。官銀保無遺失。吾亦棄此而他適矣。葉辭陳氏歸。李亦於是日去。是夜沅庫得所失官銀。封印如故。葉後入點蒼山學道。不知

所終。

電光在頂

鄭甲者汴梁人。固綠林之魁也。中年改行。至老。鄉黨稱善人。與人接謙和唯謹。見者不知其能武也。頂去髮一撮。圓如錢。光如鏡。似僧之受戒火者。叩之。自言少時兩臂能開二百石弓。取十甄平疊之。剖以掌畫。然中開。利如刀劈。日可行六百里。捷過奔馬。尤工彈術。百步外擊物。百不失一。壯年時。馳騁齊魯燕趙之郊。短衣匹馬。藉探丸漁獵過客。往無不利。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日有軍官輦銀百萬如京師。車馱甚盛。末一少年爲後殿。年約二十以來。美皙溫存。弱如處女。展繡褥。趺坐車唇。衣服華燦。首戴角巾。上綴貓睛寶石。大於龍眼核。精光上燭。與太陽相激射。洵希世之奇珍也。以爲紈袴公子。附從入都。殊不介意。惟心涎重賞。計必有好健兒護衛。不敢孟浪從事。爰集同道中之好身手者四十餘人。沿途尾之。蹈隙而動。顧車馱過重。日行不過八十里。他日以遇雨失程。不及投店。道旁有蘭若。遂棲止焉。予與衆竊喜曰。此天授機會。不可失也。於是伏莽以待。時新晴。濕雲歸山。少選皎月東上。朗若白晝。漏二下行蹤已絕。萬籟俱靜。僉曰。可矣。各褫外衣着短褐。身藏利器。約次第踰牆入。拊掌吹唇爲號。量技分遣。入者半。留者半。計議已定。同道中二十餘人。鼓勇爭先。一躍入牆。疾如飛鳥。墮地無聲。予同二十餘人。屏息牆陰。靜聽好音。準備運物。乃待至一時之久。牆內寂然。互相猜疑。吉凶莫決。又遣五人登牆。探察消息。五人登牆不敢遽下。

遙見少年秉燭檐梧。南嚮危坐。似知有人上牆。袖出白光一道。閃如電發。五人知是劍術。大駭。急厲聲呼曰。敗矣。去去勿緩。吾儕聞之。急返身奔馳。牆頭白光旋出。冷氣逼人。猝難迴避。各謀奔命。予見路旁有土廁。急投其中。穢深滅頂。僅露顛門。已爲所髡。痛徹心髓。亡何。白光漸縮。斂入牆。二十餘人已各身首異處。無一獲免者。是役也。予幸爲穢物所厭。得占碩果。不然。亦與四十餘人把臂爲伍。白骨早朽矣。予既出廁。覺頂上血流涔涔。驟不可止。爰匍匐往叢莽中。脫去穢服。別取他衣着之。又抽佩刀。割襟以裹其創。自是嘿慶再生。不敢再爲馮婦。今年七十矣。每手摩劍瘢。猶覺電光在頂。爲之齒擊不止也。

行雲流水

國初寶應縣捕役韓五者。貧不能炊。思常捕響馬。姑試一效之。爲計良得。乃從人假羸馬。挾弓矢面出。伏於麥隴之幽。是時大亂初平。流亡未復。道路之間。尙少人跡。亭午始見一騎。緩緩來。臺笠深衣。挂囊於鞍。略類商旅。韓私計畫一利市。引弓呼之曰。速解爾橐。否且畢爾命。矢乃發。客從容舉鞭拂之。矢旁落。又發。亦如之。五矢不中。矢盡。韓恐策馬走。客笑曰。行刦者。反避人耶。雖然。爾焉逃。俄聞風聲肅肅。客追已將及。則短衣執刀。叱韓曰。母走。韓度不可脫。亟投馬下。叩首乞命曰。良以母老待哺。不得已出此。今乃初試。不圖誤犯壯士。幸寬宥之。號泣戰慄。客諦視之曰。爾尙謹朴。姑貸爾。隨余來。勿恐。韓懼。勉從之。行十餘里。入一山。甚邃。叢樹間得穴焉。進之甚闇。半里許有光。旣而屋舍忽見。客引韓入內。則先有數十人在。多虬鬚。

彭眼。衣巾偉岸。見客。思問。十四兄來何暮也。客滑稽數語。衆目韓。皆大笑。已而酒饌堆垛。規地而坐。序兄弟之次。以韓殿席焉。飲啖甚壯。言論豪俠。比暮。華燈明炬。照燭林野。夜中縱橫醉臥。手足相枕藉。韓慙慙然。莫知所爲。竟夕不成寐。明日衆醒。客爲韓請曰。此人尙有母。貧不能養。殊可矜憫。宜少資潤之。皆曰諾。各探囊出金錢珠貝不等。無慮數千金。以授韓。韓惶恐拜謝。客曰。視爾馬弱。焉能致此歸。吾仍送爾行。一人曰。我曹亦散耳。後二年當期於山東。皆曰諾。遂拱手各去。或獨行。或侶行。或東或西。頃刻都杳。客乃與韓俱。謂韓曰。盜豈易易哉。諸君皆技勇絕人。故馳驟綠林。鮮有失敗。吾亦有薄技。使爾觀之。袖中出匕首。指前椿樹第三株標枝。東接者曰。吾截其某枝。擲之。枝落。匕首故在手。又別擬之。三擲而三中。韓咨嗟驚咤。客曰。爾向者太孟浪。幸遇我。倘值吾兄弟之暴者。爾作此樹枝久矣。韓唯唯。請客示姓名。誓圖報效。客笑曰。無須爾。吾屬雖肝人喋血。其實行雲流水耳。散遊天下。率二歲一期會。雖數千里不失約。此外無知姓名者。爾何問爲。既至韓門。解所贈囊擲地。曰。吾往矣。已縱馬絕塵而去。

披肝之惠

有戴公者。少任俠。其隣人貧豪者。金無以償。豪者迫奪其女。戴怒殺豪者。亡走五嶺間。晚坐楓林。遙見少年從數騎馳來。丰儀軒邁。見戴。卽下馬揖曰。先生幸過僕。僕請執鞭。戴愕然曰。何敢。少年曰。先生幸過僕。僕將有求於先生。戴問所欲云何。少年前跪曰。先生不過僕。僕死不敢言。戴怒曰。言則言耳。何卑屈乃爾。

余不耐此姝姝者。少年叩頭流涕曰。老父與波利君不協。數戰於赤谷之野。爲飛弋所中。傷其左臂。藥窮矣。唯得生人肝一寸。可以療之。求之數萬人。無肯與者。苟不肯與。強取無益也。聞先生之義。忘身急人。敢以請。戴笑曰。此孝思也。吾豈惜之。卽引佩刀自剖腹。截肝授少年。熱血淋漓。殷及於履。少年歎曰。眞天下義士。隨出藥傅。創立復。乃殊無所苦。少年持肝頓首謝。卽馳馬而去。戴頗異之。時豪者子訴之官。捕戴不可得。則執隣人而鞠之。務言戴所在。拷掠甚慘苦。戴聞之。歎曰。我實殺人。復累人。何生爲。遂歸自訟。赴獄中。脫其隣人。案乃定。刑有日矣。有叟來視之曰。余昔少年之父也。披肝之惠。夙夜弗忘。故來免義士於難。因出大竹一節。解其繫而繫竹焉。桎梏鈕鎖之具。頓之如拉朽。叟携戴出獄。監守之吏見而弗問。門壁城垣亦無所障阻。徑從叟步出郭外。繁星羅天。隴坂微白。行不百步。入一山林。木蔚密。不復辨途徑。初聞履下落葉瑟瑟作聲響。已覺兩足無所著。有類躡虛。比曉。進止一石屋。虛明洞達。烟霧滿宮。出而曠覽。則飛鳥在下。碧落可探。身在層峯之頂矣。遠見雲中一拳倒影入海。叟曰。天台也。餘無所覩焉。叟引戴遍歷山徑。花草禽鳥。多非世有。屋前一大樹。垂莢纒纒。其實如豆。乃仰以爲食。經數日。叟謂戴曰。此地孤寂。不可不至。亦不可久處。吾舊有田廬在牛女之墟。今欲與義士偕往。戴從之。盤行曲折而下。始達於人境。道路跋涉。無異尋常。非復向日之飄忽。既至。則村郭室屋。飲食服用。亦悉如衆人。亦有廝役供指使。隣里親舊。過從問訊者。其地乃汀水之南。潭水之西也。其明日。有白雁雙翔。集於庭階。羊豕雞魚之屬。皆自行而

至叟大張供具。銀燭金尊。輝映簾幙。始笑謂戴曰。吾有故人居石鏡山下。聞其女端好。福相甚宜。室家知義士尙鮮。妃匹已爲君媒定。今乃吉期。行至矣。宜易冠服。整備作新郎。戴驚喜稱謝。俄而絲竹貫耳。儀從甚盛。香車及門外。載俟於堂。著贊拜如禮。導入青廬。則釧光釵響。袖香扇影。迷離於脂盞鏡臺之間。戴雖偉丈夫。鐵石心腸。至此神骨俱靡也。於是賀客履相錯。宴樂者數日。然獨不見少年。戴疑之。以問叟。叟曰。偶出勾當。踰月卽返耳。戴信之。而終以越獄遠竄。心不自安。隱隱偵其消息。乃聞人言。戴固已伏法。未聞其逃也。大訝其故。以聞叟。叟笑曰。亦無他。前所繫大竹。卽吾兒子代公抵罪矣。駭絕號慟。慷慨曰。某罪本不赦。又禍郎君。奈何復偷活。遂取刀自刎。叟奪其刀作色曰。義士何獨爲君子。義士能剖腹。兒子不能斷頭耶。况彼尙可生。義士反趨於死。計亦左甚矣。戴乃止。而詰其由。叟曰。新婦當長之。戴退問婦。婦出一碧玉如意。授戴曰。君去西北七百步。有巨石如盤。以如意擊之。石當闕。中有紫笋長尺許。卽袖歸以獻翁。無失。如言。果得之。叟植笋庭中。須臾解籜成巨竹。竹忽裂。一人自竹中走出。乃前少年也。相見各大笑。謂戴曰。爲君故。歷此一劫。大事畢矣。又曰。吾屬皆神仙中人。以豪氣未除。欲物色人間奇士。登之寶錄。君俠骨非常。是以在此。今姑以此宅讓君。與賢偶暫住人間。異時解脫。會當長晤。吾從老父先去矣。遂與叟俱逝。戴年六十餘。無疾而卒。葬之日。其棺空焉。婦齒亦界五六句。少好如昔。戴卒之翼日。忽失所在。戴以避仇匿處。本姓不著。戴其變姓也。

悔殺和尚

江寧江進士之京師。止逆旅。小飲。時密雪嚴寒。折綿冰酒。忽見戶外一葛衣人過。頎然而長。跣足行雪中。了無寒色。江異之。前叩其姓氏。不答。又問客寒乎。亦不答。又問客飲酒乎。乃點首者。再遂引入旅舍。飲至無算。不醉。復進食。食至無算。亦不飽。而終席都無一語。狀類啞。江愈奇之。次日將行。請客俱。搖首勿許。遂辭別。行三日。至一處。葛衣人忽至。謂江曰。君見夫寬衣大笠。短棒和燈籠。遙立道旁者乎。江曰。見之。一僧也。彼何爲。曰。今夜三鼓。飛刃君取首者。卽渠也。江膽喪。伏地求救。客曰。吾在固無畏。渠果來。膏吾斧矣。乃戒江熟寢勿動。至夜半。客提僧頭擲地上曰。莽髡無禮。吾已殺之。然亦君挾費太重。爲渠所覬耳。江初諱之。客曰。君囊中白金若干。黃金若干。封職何狀。藏置所處。胡乃欺也。江大驚失色。連曰唯唯。客曰。挾此何爲。江曰。欲往投某公門下。以此爲贄耳。客艱然怒曰。咄。汝固蠅營若此哉。吾目昧誤識爾。悔不教和尚殺爾。言罷。提僧頭越屋而去。時星光黯澹。頃刻無蹤。江慚且懼。遂不復至京師而返。

植杖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

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引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試。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星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他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豎子敗吾事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徐之間。一少年來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爲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乎烏衣子弟。旣入舟。取笥中佳茗。煎以江水。遍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衆皆悅之。以爲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中。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爲諸君一奏。遂搦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躍。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不丐食村落。來此奚爲。衆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林林如豎戟。皆

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真且殺公。適吹笛號衆者是也。衆習起謝。客曰：賊衆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卽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臥。鼾聲如雷霆。衆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挾傘踞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吾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卽舉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刀槩環進。客從容揮傘。呼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斃。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裾。客忽挾傘入艙坐。神氣灑然。衆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衆曰：公等窮年估畢。足蹤不出三里外。豈知世路之嶮巖哉。衆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惟有其才。則應京兆之試。苟平平。寧坐牀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飮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衆羅拜曰：向者不敢啟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效。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非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旣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卽入號熟寢。窺其舍。鏤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晌。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沉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己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豈子敗吾事。斷送解元矣。舉子踉蹌。不知所對。旣而客歎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首

王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爲渴睡漢。擲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卽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去。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凡。贊歎不已。因棄己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幾誤殺舅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遠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約。秘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燈前。斲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躡之道者。因拱揖。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飛飛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謂曰。去此數里。是貧道

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此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已安置否。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螯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螯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年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猱。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

韋器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至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雄鋒雌鋒

某太守由部曹出守吾皖寧國府。途中遇一少年。美皙弱如處女。口操秦音。問其邦族。自言齊產。韋氏弦佩。因應京兆試。下第南歸者。試與談論。今古博聞。強識無所不曉。太守大悅。歛洽甚殷。因聘爲司掌書記。韋至署中。鎮日下帷焚香靜坐。不甚出戶。同幕諸友。偶過訪其室。藹然可親。却無訑訑拒人之意。人以其樂暱就之。覘其室中。寒暑祇一布帳。一布衾。一藤蓆。一皮匣爲枕。案上惟設筆墨。此外別無長物。月必出遊數日。僉問何往。謂少嗜山水。今客遊至此。如皖北之潛霍。江右之匡廬。浙江之西湖。巖瀨四明。天台池州之九華。新安之黃山。白岳。皆近在咫尺。不得不次第徧攬其勝。僉謂君所言名勝之地。近則百里。遠則千里。欲徧攬其勝。談何容易。韋笑曰。僕少遇異人。授秘術。日可行千里。何難之有。僉竊異之。一日遊歸。神色皇遽。人叩其故。謂昨遊黃山。登天都峰絕頂。遇一野僧。欲與角藝。以空拳難敵。急馳而遁。渠躡跡窮追。不日行且至矣。僉問如何。曰。黃山惟天都峯最高。峯腰細削。如壺盧之有頸。人跡罕到。近時聞甘鳳池曾陟其巔。見上有蓆棚。一少婦掩泣其中。甘問知爲山下村婦。被妖僧飛劫至此。問僧何往。曰。朝出募齋。暮則來歸。幽妾於此。待死而已。甘慰令無恐。乃急負婦人。馳送其家。復自登峯。矚僧暮歸。乘其不備。反肱力揮之。僧遽挽甘臂。相將俱墮。幸甘壓僧上。出死力。扼其吭而殪之。僧技固出甘右。脫壓甘上。危矣。蓋僧惡

貫滿盈。天故假甘手以誅之也。僕素耳其事而竊慕甘之爲人。故欲登峯一訪其遺跡。不謂甫至其巔。又有蓆棚在焉。比棚中一僧枯坐鍊氣。見予至。側目微睨。意予非常人。口出青氣一道。將先發以制。予知爲劍術。急馳遁以避之。倘非善行。要領殊矣。計此僧不日且至。逼人己甚。予不得不一挫其鋒。諸君如有膽略。可作壁上觀也。越日僧果至。聲言請韋角藝。韋笑謂諸人曰。野衲不自度德量力。予不能再恕之矣。遂訂約夜漏二下。相會於敬山亭之陽。有好事者。偕往覘之。於時新月上弦。蟾影西斜。疏星交映。既至其處。見韋與僧左右相向而立。僧口吐青氣一道。韋口吐白氣一道。互相激射。盤旋空際。天矯閃爍。如電交掣。少選。青氣漸弱。白氣益銳。砉然一聲。響若裂繒。將青氣割爲兩斷。墮地頓滅。白氣直射僧頂。僧惶懼投地膜拜。稽顙乞命。韋笑曰。吾戲汝耳。膽何弱也。汝如捐去故技。從事正道。吾貸汝矣。乃吸白氣於口。以手麾令僧去。僧稽顙再拜。以袖障面而竄。觀者咋舌失色。叩問何術。韋曰。皆劍術也。彼所鍊青氣爲雌鋒。是謂邪道。吾所鍊白氣是雄鋒。是謂正道。雌不能勝雄。實邪不能勝正。彼挾此術橫行江湖。已稱無敵。惟予足以克之。今旣折斷。已成廢物。爲人除害不尠也。向遊黃山。劍藏皮匣。未曾携得。不然。天都峯頂。早已互決雌雄。畢乃事矣。觀者旋署。述諸太守。怵然稱異。詰旦詣韋。將請試其術。至其室。已闐然無踪。人物俱杳矣。

一拳洞壁

廬州武弁某智而俠道遇不平不惜殉以白刃以角巾愛着絳色人多戲以絳幘生呼之嘗夏日有事六安兼道失路乘月策馬夜行忽陰雲驟合暴雨如注無可棲止道旁有叢厝繫馬倚劍側身入避俄雨少霽聞對面厝室內窸窣有聲見一人自內探首出披髮袒臂手持一碗承簷漏而飲之電光閃爍諦審是女子某素豪於膽悄拔劍趨往以究其實女見某返身欲遁某急擦其髮叱曰汝人耶鬼耶可速說免屈污我寶劍也女戰慄答曰是人某問在此何故女初靦腆不肯言研詰不已始知爲某生篋室某姬也姬固滁州人生而失母父瞽精於星命某生秋試過金陵見滁姬悅其色託人謀爲小星父雅不欲姬讀父書亦知命學自推命薄聞生爲世家子自請於父願屈身爲副室生感其意益喜遽出重金贖其父乃許之既携姬歸竟不爲大婦所容頓受凌辱年餘不使當夕奴婢蓄之三日以前以爲掠鬻失意痛撻無算生坐視嘿嘆而無可如何姬屢蓄死念試以金錢自卜遇遜之垢其言曰堅冰泮春陌路逢親卵完石碎替舊更新詳玩繇詞生機未絕姑忍耐以待是日早起侍大婦曉粧袖誤拂玉釵墮地折之大婦怒甚謂釵爲父命贈嫁物終身吉凶皆兆於此姬故意斷之使已不利乃撮髮令跪裸而鞭之怒猶未息乃與姬約日內不如式以償誓不兩立姬懼逃匿厝室不圖與某弁遇某勸還家姬不肯因備訴嫡悍妬狀且示之臂固無完膚某義忿填膺願與姬締爲兄妹授以計令仍藏厝室天明某跨馬特往生家謂奉父命遠來省妹生夫妻同出見某言頗不遜某怒拔劍斫庭前柳樹頓折戟手指生夫妻厲聲曰如不以妹來見者

有如此樹。先是生妻虐姬太甚。隣里均爲不平。今聞某來。衆等畢集攢視。且嗾某勿稍寬縱。某聞益怒。謂如不見妹。先毀其室。而後鳴官。言已。一拳已洞牆壁。生夫妻始大恐。央衆爲緩頰。亟遣人各處覓姬。後於厝室得之。姬猶穀觫。不敢遽歸。其人告以兄至。歸當無患。姬佯問曰。汝言真耶。曰然。姬喜既歸。與某相見。彼此愕視。故作驚喜狀。宛然妹也。兄也。相持痛哭失聲。衆見兩人情狀。逼真骨肉。互相勸慰。生夫妻益信而不疑。急具酒食。序姻婭禮。款接甚殷。留住三日。餞驢備至。某瀕行時。當衆謂生夫妻曰。某十五歲出而從軍。妹依瞽父。不幸爲生所給。此是妹命。不猶夫復何怨。昨歸家。老父告知。命來省視。不料如此受虐。誰無骨肉。被人摧殘若此。於心甘乎。今請憑諸公與生夫妻約。此後倘仍蹈前轍。某必有以報之。勿謂武人鹵莽也。衆唯唯。生夫妻俱謝過不遑。並請寄語乃父。勿以掛懷。自某去後。果相安無事。某每順道經其家。輒信宿授餐。居然至戚。逾年。大婦以病噎死。姬竟正位。始悟繇詞所誦。堅冰泮春者。陰極陽回也。陌路逢親者。意外遇某。締爲兄妹也。嫡石也。姬卵也。卵雖不能敵石。而一完一碎。嫡亡姬存。則新人將更換而替故人也。曆曆不爽。亦何神哉。

呂芳言

呂芳言者。呂留良之孫女也。留良以天蓋樓文字獲罪。沒已踰年矣。其子凌遲。妻女等亦充發邊遠爲奴。芳言幼習劍術於某尼。行至中道。遽負其母而行。戍者追之不及。其幼弟已早爲某尼救之。出某尼之菴。

在陝西某山中。人跡不至之處。芳言乃挈其母。跋涉而至。尼乃館於別室。日夜籌所以報仇之術。尼曰。子所報者。非他人。乃當今皇帝也。無論宮衛森嚴。不易侵入。且此仇蓄養劍客。已非一日。必先有以勝劍客。方能梟此仇之頭。雖然。邪不勝正。彼等劍術。乃左道旁門。不足畏也。尼於是與芳言晝夜祭煉。一劍煉成。可伸縮自如。尼曰。可矣。芳言託其母於尼。擗擋至京。某夜方半。飛入宮禁。世宗方與二劍客抵掌快談。女劍飛入。三頭已盡落。女徐徐下。割取三首而去。一夕抵菴。將首奠父。後母卒。卒與尼入峨眉。山光緒某年。有至呂留良墓祭掃者。自云爲其孫女。猶如二三十歲人。見者訝爲仙云。

嚴小芸

嚴小芸者。嚴鴻逵之女也。某年曾靜上書於岳鍾琪。勸其據蜀自立。岳遽首之於某督。甘詞誘脅。曾乃供其師嚴鴻逵教之。遂逮鴻逵。鴻逵死。女下於獄。呂芳言乃救之出。亦從某尼爲師。學劍術。相傳岳鍾琪晚年之不得其死。乃小芸刺之也。小芸善詩。有嘗胆集。蔣劍人嘗見之。

又一虬髯

明成祖文皇帝。既有天下。惡靖難諸忠。戮及十族。薄海疑懼。盜賊蜂起。帝竊患之。嘗密使爪士偵察四方。又手詔疆臣。隨時勦撫兼施。並許便宜行事。其英謀睿斷。多史冊所未載。兒時聞野老言。帝初定鼎燕京。山東巡撫某公。入覲。陛辭。帝賜畫一幅。某公旋任展視之。見所畫大海汪洋。重巒疊嶽。中有樓閣。似是宮

殿並無題詠款識。公朝夕思索畫意。忽然有悟。麾下某游擊。短小精悍。素極機警。公召至。屏去左右。出另紙做畫一幀授之。曰：此中有綠林之豪。訪之最確。汝其爲我生致之。宜秘宜速。功成不吝厚賞。不則勿歸也。某公素嚴。某不敢辭。貿貿然袖畫歸。泣別妻子。至登萊。子身浮海。聽其所之。值颶風漂舟。次一山下。舍舟裹糧上山。欲窮其境。經旬見前山樹木陰翳中。隱隱有樓閣。形勢與畫略肖。疾行十餘里。至其處。見宮殿一所。巍然類王者居。門外白石鋪地。潔無纖塵。壯夫百數十人。超距擊刺。氣象雄猛。見某叱問何來。內一人曰：勿多言。第拘去。請夫人處分。遂以索反接其手。驅入四重門內。繫諸檐楹。某惴惴不知何處。自分身死異域。卽亦不畏。俄聞呵殿聲。傳言夫人陞殿。命將某帶進問話。又入一重門。見大殿左右武夫數十人。皆躬擐甲冑。佩刀劍。屏息侍立。上坐一女子。年二十以來。珠冠繡袍。顏色姣豔。叱問何物奸宄。敢犯秘境。汝有幾首。不畏死耶。某伏地泣陳。身係客商。遭風覆舟。無意誤犯罪。該萬死。女子又問邦族。某謂晉產。女子喜曰：我亦晉產。與汝有桑梓之誼。合是天意。命左右釋其縛。並令更衣授食。在此少住。俟主人翁來。籌送汝歸。某頓首謝。左右導至客房。供給精美。惟見諸人行蹤詭秘。無從詰其端緒。時切憂疑。吉凶不能自決。一夜漏二下。將就枕。忽兩婢秉燭叩門。傳夫人命。召某入內室。見夫人頻蹙危坐。某屈膝欲拜。夫人急止之。並賜隅坐。夫人問曰：汝知此爲何地。此間主人翁爲何如人耶。某對曰：不知。夫人曰：主人某甲。固海盜之魁也。此山名有外山。人民多穴居。房舍甚少。物產豐饒。家給戶足。向無統屬。主人翁近以威脅之。

令歲供賦稅。此山縱橫四萬餘里。主人宮室。凡三十二處。每處或歲一二至。或間歲一至。主人初號有外山主。近號有外山王。其人孔武有力。日可行二千餘里。明能察遠。身不在此。此間事纖末俱知。卽君此來。當已備悉。因問某究爲何事。質言勿隱。某窺夫人意不惡。遂以直告。夫人歎曰。我家大同城內。父富有鉅萬。以春日郊遊。被主人飛劫至此。今年二十有七。已閱十一寒暑矣。他日君歸。能爲寄語父母。感且沒齒。某起立曰。倘託夫人福庇。萬一生還。敢不如命。夫人曰。主人去此年餘。嘿計旦夕。且至。汝見時須道其實。主人尙質。稍涉虛言。恐察及隱情。則壑粉矣。切記勿忘。囑畢。仍命前婢送某歸寢。亡何西南風大作。聞衆譁言大王行且至矣。蓋某甲製鐵甲一領。能避五兵。上綴鐵鈴一百八顆。名曰鐵鈴甲。每披甲順風凌空行五十里。卽聞其聲。使人預知有備。鈴顆重一十二兩。摘鈴以擊人。百步之外。百不失一。亦絕技也。時天色微暝。新月東上。某伏暗地窺之。見鋪氈張幔。列燈燦燭。夫人華粧。率衆環跪門外。但聞空際鈴聲琅琅。自遠漸近。約二刻許。一莽男子自空而下。紫面虬髯。虎目烏喙。脫去鐵甲。內着繡襦。襠足着吉莫靴。杖劍昂然視衆。略一點首。夫人率衆環拜。歡呼擁簇入門。殿上鼓樂鏗鏘。肆筵設席。某甲上坐。夫人跽進三爵。起坐左側侍飲。少選庖人進蒸豚。甲拔佩劍。巒切大嚼。徐問別後事。夫人唯唯以對。又問有遠人來未。夫人謂某月日有某至此。甲笑謂我固早料及之。卽命某來問話。某至。但長揖不跪。甲問汝居何官。某憶夫人所囑。直答曰。忝官遊擊。殊不稱職。又問汝來何爲也。曰。巡撫某公慕大王威名。欲一望見顏色。故使末

將爲致殷情。甲冷笑曰：此燕藩之命。某公焉足知我。某曰：未將實奉某公令。不知其他。甲曰：汝膽亦非小。弱居然不遠而至。豈爲我劍不利耶。某對曰：某公將令森嚴。大王所知也。明知違令死。奉令而遠犯虎威。亦死。等死也。違令其死速。奉令而乞憐於大王。倘憐未將之死。肯賜一行。以大王神威。行止可以自由。某公又將奈之何。且大王若去。某公方將結納之不暇。豈敢有他圖哉。果爾則大王不過一舉趾。而未將卽可因之不死。他日餘生。皆出大王之賜矣。惟大王憐之。甲沈思久之。曰：汝且退。容細思之。某拜謝而出。甲亦罷席。越數月。某見甲曾不述及前事。亦不敢促迫。姑耐候之。一日忽聞甲大譙賓客。爲某祖餞。某竊自慶。頃之使者來召。某喜從而去。某甲冠服立阼階。某至。笑執其手。迎入大殿。殿中凡設數十席。所謂二十二人。夫人及部下謀士武夫。濟濟畢集。甲一一指道姓名。某俱與爲禮。中一席某坐客位。甲坐主位。餘席按班環坐。甲飛三巨觥。謂某曰：今日爲君祖餞。須滿引勿辭。某稱謝立飲。亦飛三巨觥相酬。甲飲訖。乃掀髯謂衆曰：我忝據此山。十餘年矣。本期與爾曹共圖大事。今燕藩部署粗定。已洞悉我底蘊。我復何望。茲某巡撫使某來通殷情。是必燕藩之所指授。已許同某一行。我其不歸也矣。夫人及衆聞之。皆掩面而泣。僉曰：大王何出此言。以大王神威。卽永據此山。亦可優遊自適。何必以千金之軀。遠涉險阻也。甲曰：我意已決。業許之矣。爾曹毋得多言。惟與爾曹約。此去如某巡撫執禮甚恭。則已。不然。我匝月必歸。再作別計。或未知鹿死誰手。如匝月不歸。諸夫人等俱聽自便。所有子女玉帛。爾曹可瓜分之。或入海。或入山。各自爲

計慎勿繫念。瞻顧徒自取苦也。衆嘿嘿相視，不置一詞。俱飲不盡，懽而散。越日，甲召某登舟，並戒衆勿送。比至舟中，則大同之夫人在焉。甲指謂某曰：是與君同鄉，煩爲寄語其父母，好爲安置。渠所攜金玉珠寶，一生喫着不盡。某姑漫應之。問甲共有幾子，甲謂諸夫人類生而不育。今有娠者，尙八人。然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君亦何必多問也。某深歎其豁達。於是相與沿途共覽山川形勢。甲喟然歎曰：實不相欺。我初據此山，聞燕藩抗命，屢欲興一旅之師，前往問罪。旣思故主出亡，神器有主，一家之物，仍歸一家。天命有歸，豈人力所可爭哉。及將至登萊，乃謂某曰：計日達岸，煩君先馳報巡撫某公，須從我三事，可則行，否則止。某請其說，則曰：我登岸後，某公須率所屬文武，郊迎於五十里外。一我此去，卽於巡撫署栖止。進署時，我乘輿，某公騎馬作先導。洞開重門，由中道直入宅門。一飲食務極豐腆，每日須擇好梨園演劇侑觴。所須犒賞，不得少缺。祇此三事，可則行，否則止。某曰：諾。達岸卽先馳報。尋復命曰：某公聞大王至，大喜。所約三事，無不惟命是聽。進署後，某公果執禮甚恭，曲盡綢繆。甫匝月，甲忽謂某公曰：聞諸公子極佳，願請一見。公卽令六子出拜。甲一一相之，曰：某清貴，某方面，某民社，某部曹，某卿貳，惟四公子頭角崢嶸，勛業在公之上。指所佩劍曰：此出自吳大帝冢中，當日六劍之一，所謂流星者是也。當以相贈。公爲稱謝。甲笑謂四公子曰：今夜與老夫抵足如何。公笑曰：童子何知。合當遣事長者。是夕果使同寢。平明，甲起喚四公子曰：爲吾謝而翁。吾事畢矣。拔所佩劍曰：請以相贈。遂自剄而死。撒手以劍授公子，頭雖斷而身僵立不仆。四

公子大駭。趨以告公。公喜以禮殮殮之。具實入告。帝大喜。爵某公以國公。某遊擊超擢總戎。並予伯爵。大同夫人以父母命歸。某遊擊。其夫人後四公子由詞館出入將相。以征虜功封爵國公。餘公子所官亦俱如甲言。

海外王

吳江徐某邑諸生。以善醫名。廣交遊。與劍客往還。海外諸島。爲劍客所駐跡者。徐常接濟之。其事雖家人莫覺也。有周生者。與之友善。周故寒士。託謀館地。徐力任之。歲暮。周往探問。徐曰。有一處。欲延師。修資頗豐。惟道路稍遠。恐君憚於行耳。問何所。云去乍浦數里。周曰。若是。亦未爲遠也。乃議歲修二百金。以百金爲聘。周大喜。過望。歸語其妻。意殊自得。明春。徐來云。彼處乏人相邀。僕當伴君行。同至乍浦。見一巨舸。纒而待。徐曰。此舟是也。相與登巨舟。帆挂舟中。窗戶盡閉。但聞風濤洶涌。周有懼色。徐曰。毋怖。略渡海角。卽矣。周曰。與君相識已久。不聞有海外交。徐笑曰。僕相知滿天下。子井底蛙。所見者止方寸地耳。少頃。落帆。云已至。推篷出視。則羣峰秀峙。人跡杳然。屈曲行數里。見雕甍插天。飛檐突兀。獸鏤鼎閤。儼然巨家也。闈者見徐與客至。曰。先生來乎。曰。來矣。乃延客入。一少年出拜。年十六七。執弟子禮甚恭。導入書室。圖史滿几。彝鼎雜陳。枕簟屏帷。俱色色精潔。周請見主人翁。辭以疾。次日。徐來告別。曰。安居此。君家有僕經理。無煩內顧憂也。周唯唯。視徒所習經書以外。史漢八大家文。及唐宋人詩集。無帖括。問何不習舉業。曰。家

君謂學問不在是。且無志進取。故弗習爾。館中供役止一僮。掌戶鑰。居半載。閉置殊苦。會徒有疾。數日不出。周謂僮曰。來此未嘗一出戶庭。令人悶欲死。今乘暇一覽山景何如。僮曰。恐主人覺。獲咎匪淺。周固相懇。僮乃啟側扉。指示山徑。且戒曰。稍出即歸。毋遠去。恐爲所覺也。周諾之。信步而行。岡嶺環繞。林箐叢深。愛其幽閔。忘路遠近。至山後。忽然聞金鼓聲。忽見將臺高插雲際。中坐一人。若王者狀。旁一人手執令字旗。旗影招搖。海面千艘翔聚。戈盾並舉。共相繫刺。細視上坐者。即徐某也。周大驚。蛇行而歸。戒僮勿洩。越數日。託言思鄉甚切。亟欲旋里。徒挽留備至。堅執不允。乃送之歸。徐聞其來。詢其故。曰。離家遠。往返不便。且書室終日鍵閉。如坐牢獄。不可耐。故辭而歸耳。徐默然而已。後數年。周飲於徐室。兩人俱被酒。徐自歎懷才未遇。功名不顯於時。徒鬱鬱以衿終爾。周笑曰。君雖未見用中國。爲扶餘王於海外。亦可謂伸其志矣。某雖不敏。願附驥後。徐聞而色變。遽起入內。須臾復出。勸客。庖人進魚膾。周啜飲而甘之。盡半器。歸至家。腹痛欲裂。知爲徐所毒。乃以前事告其妻。呼號而卒。妻至徐家。白夫死狀。將鳴於官。徐賄以千金而寢其事。

刺客得隱形術

寶歷中。荊州有廬山人。常販厚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游。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利息之術。廬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爲何也。趙乃言。

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吾聽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賣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門。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及午。果有人來。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箠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午後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蹙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以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糴就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瓶。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貪心忽起。忽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若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僮鍬其地。未數尺。果有板。撤之。有巨甕。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緹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中。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覆而掩焉。兒女痛頓止。盧生到復州。又嘗與數人閒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江河劫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

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盧蓋俠也。而近於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如此也。

一擲六紅

京都有薛氏女。貌絕豔。攜一婢一媪。賃宅以居。自云十五歲矣。嘗簪花傅粉。乘犢車往城南觀新劇。游蕩兒羣擁之。歸問鄉貫游蹤。均胡盧以對。問香名。則曰薛氏行一侍者。呼爲一娘。問夜合資多寡。則伸玉臂露守宮砂。曰六歲時。遇吾師。以丹藥點作貞驗。至今身猶處子。不願作夜度娘也。曰若是。則必工吟善詠。如卿家校書名濤者乎。曰非所長。曰是必唱鷓鴣舞柘枝。如謝家姬乎。曰非所長。曰或者能刺鴛鴦錦。如卿家針神號夜來者乎。曰妾病未能也。衆撫掌曰。審是。究以何術博纏頭錦。女含笑呼婢捧磁甌出。中列骰子六。供几中央。再拜安置。訖曰。妾名雖倚門。實則求偶。請以相思之骨。代風月之媒。是亦遵吾師命也。來者以白金十兩。作孤注。無論齒高下。貌妍媸。但一擲成六紅者。卽嫁爲婦。無食言。然十兩僅一擲。再擲再破慳。妾守信。君等毋吝財也。衆曰妙哉。是真別樹豔幟。而另繫赤繩者。呼僮脫取白鏹。至博竟日。皆色沮去。遠近譁噪。咸云何物粉兒。獨翻花樣。唱求牡之雉。呼守雌之盧。花骨頭豈真作冰。阿堵物依然入橐。是兒狡哉。蕩子愚矣。然愛其色者。輒難忘情。由是馬繫於場。犬迎於戶。上至冠裳。下至胥隸。無不聞香而來。垂涎而至。作幾希望。又以一娘不似妓名。因其愛着杏子衫。又全紅始嫁。薛雪同音。遂呼之爲雪裏紅。

云。一日有侍御公子某攜百金來。十擲不中。明日又來。視甌中已列五紅。其一滾轉不定。公子大聲呼紅。比走盤珠定。則仍守黑者。乃癡立如木雞。女笑曰。險哉。何一紅之難也。女貌雖極妍。而性極生硬。客至略寒暄。卽請博。博已。卽下逐客令。不許少一逗留。公子恚怒。陰嗾無賴子三四輩。給金使詣女室。將窘辱洗。愧慙。女已諗其意。待金入己橐。卽揮手使去。無賴子大閔曰。一瓣肉竟如是昂貴耶。彼博場尙有閒菜酒。爲吾輩解饑渴言已。攬袖欲侮。女聲色不動。略拂纖指。卽紛跌庭外數十步。呼婢出夏楚。待其三蹶而三拍之。跪謝始釋。鼠竄可憐。後有踵至者。咸悉彼妹豔而勇。無敢褻負者。怏怏不聞有後言。三載中均落落小酬應。從不歌一聲。陪一宴。假一嘔笑。而香奩中纍纍盈五萬金矣。偶語客曰。曩得采。僅娶吾身。今并得吾財。何樂而不爲。於是門前車馬更喧如市井矣。時江西建昌李生名崇者。年少尙未娶。避難走燕臺。落如殊甚。將往投阿姊某官宅。向爲姊夫所惡。然守囊之銀。僅僅十兩。計無出謀於同鄉某某。某問曰。子知此間有雪裏紅乎。曰不知。乃告以所以。曰曷與一戰。捷則立成富兒。負則尋女。未遲也。生曰善。挽導之往。女見其貌清俊而衣襤褸。心憐之。曰。此非樗蒲戲。乃秦晉卜也。登場一麾。絕無翻悔。觀子十金。良不易。曷珍重。生笑曰。卿亦過小覷人矣。書生雖貧。量不至爲些須露乞兒態。言辭慷慨。其氣熊熊。已令佳人心折。及鏘然一鳴。座客齊鳴采。視甌中燦燦者。成六出花矣。女亦色喜。嚶嚶一聲。階下噉應。卽時結彩。然兩晝。獨如椽。氍毹滿堂。水陸並進。婢引往入曲室。沐浴更衣。女亦妝竟。偕之交拜。同鄉某某僨贊焉。至漏乍轉。

客去歸洞房。女略詢家世。卽云身已相從。願聞郎志。生蹙然曰。一身落魄。去就頗難。然爲賈則素惡銅臭。爲儒則不耐氈寒。無已。其一行作吏。尙可以身許國乎。女檢衽而前曰。是尙不愧爲紅之夫也。旋以臂紅示生曰。妾尙女兒身。維夫君憐之。生以唾拭之不去。喜曰。皮相者疑卿爲章臺柳。福艷者知卿是佛池蓮。僕心醉矣。且愛且憐。明晨視紅痕如洗。旋以片紙爲生納粟。得銓閩之某縣令之任。女不令多隨從。攜厚資與婢媪均易男子急裝。己則纓曼胡。吉莫靴。負彈弓。佩長劍。四騎登程。經秦山下。猝遇響馬賊呼嘯至。生戰栗面灰死。女命婢媪護郎君。己則縱轡迎賊鋒。發連珠鍊彈子。如秋風摧落葉。賊披靡無生還者。生大駭幾墮。騎至前站。私詢其何勇過健兒。女笑曰。措大尙貌視巾幗耶。聶隱紅線輩。自在人間。惜肉眼人不識耳。因把酒重述都中拍無賴事。相與捧腹。到閩謁長吏。女均執刺代長鬚。致無隕越。寅寮瞰艷僕。疑其有斷袖癖。實不知卽使君采蘋婦也。抵任不半載。金陵賊驅大股。豕突至閩。驀圍斗大城。生集鄉團。女簾後窺之。笑曰。若以此禦賊。直摧枯拉朽耳。寇深矣。且奈何。翌日。賊更蝟集。肆蹂升。將瓦解。女麾衆登陴。斫殺一晝夜。攻始解。然耽耽者猶不去。生乞救於中丞。牘三申而援不至。蓋驛路斷。恨無神郵也。至夕。女以大爵勸生飲。生憂懼。涓滴難下咽。女笑曰。飲亦死。不飲亦死。曷爲醉殤乎。生始鯨吸數十爵。遽酣眠。所坐木椅上。女出裂帛長十數丈者。先縛生。然後荷於背。且縛之極堅固。若負襁褓兒。仍男裝。右提劍。左握護身牌。聽野雞三唱。晨月朦朧。呼鄉團而告之曰。事急矣。吾負汝使君往乞援。三日卽返。城中諸事。聽吾

婢媪指揮。可無恐也。遂開關放之出。賊瞰其越濠行甚速。又見所負如屋上瓴。不識云何。始癡望。繼環擊。女且走且禦。斬數十人。而出重圍焉。縣距省垣三百里。至則甫卓午。走入館舍。解背上良人。視殘醉猶未醒也。往見中丞。時撫軍麾下僅萬人。意不能多假。生將唯諾。女在身後突白。云但乞中丞分五百人。供臂指。然必由屬吏自檢擇。不中選者勿須也。中丞驚訊誰氏子。生詭以僕對。且告其神勇。曰是豈崑崙復生乎。卽傳鼓集演武場。女爲生暗物色。皆捷如猿猱而勇如羆虎者。生詣首令某處。假兩騎以歸。某令見女戲。生曰。明府當此倉猝。尙挈畫郎。鄭櫻桃耶。生莊色對曰。山荆也。令駭。亟訊知其事。卽延之後堂。夫人出拜。請須臾。略休息。公子一女。郎一。爭拜膝下。乞授業。女約以圍解。日旋整師歸。賊正團團攻雉堞。突自背擊之。幾疑將軍從天外飛來者。戰一晝夜。斬馘無算。餘孽悉竄。女撫膺而歎曰。是可驅豺狼而害隣封乎。留生入城。撫瘡痍。已則帥衆追勦。至浙界。始凱旋。當道上其事。生卓異。遷郡守。女詔封成夫人。某令遣子女來踐約。乞授好身手。女畧與一二。卽已。曰羅綺中人。得此已無敵。無深求也。問戰勝大旨。曰譬如博物內六瓊。眼前八陣。知人知彼。目無全牛。勝負可立決也。問夫人是何師承。曰吾自有師。師自有法。不足爲汝輩言也。生每斷獄。女參贊。稱神明。捕盜尤襄勤。惟禁娼則力爲諫阻。繼以哀泣。故棠疆百里。桃花門巷。常數百家。成錦繡城也。每采輿一出。鴛鴦燕燕之儔。捧盤匱迤路衢。爲夫人祝千秋者。動以千計。一夕與生告別。生問其故。曰我母失身於匪人。遂致拉死。我因矢志報仇。從某寺某尼學。劍向託於勾欄。時卽報

仇時也。吾師曾云：急流勇退，此其時矣。君亦宜告休。後會有期。言畢就枕。翌日生晨起，已無蹤影矣。

李老五

直隸南安縣桃小棣，以待詔爲業。娶妻李氏，雖小家女，頗知禮節。待詔於民國三年，患消渴而卒。里人憫李氏之賢，爲之乞憐。富人每月貼錢若干，以濟其住食。鄰有陶三，無賴也。李氏素不與交言。一夜郵至，詢訪李氏。陶三遽接其信，俟郵差去，逕叩李氏之門。李氏問何人，來此何事。陶三以送爾母家信對。李氏信其誠，啓其門納之。陶三代拆其信，誦與李氏聽。故意解說，延挨時刻。李氏覺其意，謂之曰：夜已深矣，我是寡婦。瓜田李下，人言可畏。請明日來談。陶三流連不去。語言之下，漸涉游詞。李氏至此，不耐厲聲下逐客之令。陶三惱羞成怒，隨出小刀一柄，威嚇李氏曰：依我者生，不依我者死。請吃一刀。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簷角墜下一人，啓窗而入。呵陶三曰：鼠子敢如是。陶三作色言曰：此是老子禁癩，吹縐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其人知不可理喻，乃擲陶三於地。陶三極聲叫號，其人不得已，力刺其腹，而陶三死矣。其人仍自天井中飛上屋頂而去。鄰人聞聲來視，見陶三所殺，咸怪李氏之忍心出此。李氏急以情形告衆，衆頗直之，而苦於殺人之人，不知所在。無從作證。須臾，陶三家人至，指爲李氏所殺。控諸法庭。審判官知李氏非殺人者，而陶三平日之行爲，頗爲人所指目。於是懸案而不斷者，一年有餘。一日其人至，自云精精子，某夜路過此，忽聞男女撐拒之聲，躍下而爲此事。歷歷述當夜之情形不爽。問官嘉其義，乃赦李氏而定其人徒刑。

三年某夕忽飛去其人姓名究未知其詳細云。

許俊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問候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婢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也李生素重翃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荐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矣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生坐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資翃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相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尙豈宜以濯浣之賤稽陔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侔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妝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聞翃名請爲書記泊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惘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思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

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在。嘆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駿牛駕輜。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叱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決。此真誠念。乃廻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麟匕。目斷意迷。失於魂魄。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鍵。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裋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起。倏忽而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嘆。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尙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伍。彌彰勳効。頃從鄉來。有妾柳氏。阻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凶悍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耳中童子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言少年南次鄂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負鹿革囊。顏甚悅澤。旨趣非凡。始自斜谷遙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耳。子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驅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亦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箠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共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見聞。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字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夜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今年。人向主。壽百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予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耶。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拔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帝君胄也。好服食。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頹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至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元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元國來。二童子曰。兜元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

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倘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請信從吾遊。或能留便。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棟連接。清泉縈繞。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二童已在側。謂君胄曰。君旣至此。盍從吾謁蒙元真伯。蒙元真伯居大殿。牆垣陛階。乃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旣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旣有億。爾淪下土。卑賤凡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况爾清節躬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輓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景方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二童子見詩。怒曰。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只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家。卽君身也。占者又云。吾溘生。乃是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約到兜元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速行義事。壽可千年。因吐素絹尺餘。令吞之。並教以刀劍吞吐諸法。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身輕神旺。周行天下大都會。扶弱抑強。誅鋤不義。平生所爲異事甚多。並記在鹿囊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竟讀。略記某大帥如何貪暴。某年月日。以劍死之。某土豪如

何狼戾。某年月日。以藥毒之。某將平亂。伊實助之。某相劾奸。伊實使之而已。

靈官出現

劍俠見於古傳記中甚夥。近宋幼清孝廉。素好奇術。遇曾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朱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驚宋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

以枕代爾

明萬歷中。有宦於浙者。貪虐自縱。托其子捆載而歸。選勇士數人。督役夫而行。至山中。見一翁策蹇至。相與談甚洽。抵暮過長林。翁忽曰。公子裝歸之物。皆非理所得。曷不假我。以爲娛老之具。公子怒。諸勇士屢聲呵之。翁加鞭而前。行約半里許。飛一彈。中一勇士之指。諸勇士皆持兵欲與角。又數彈。徧中其指。復躍至。謂役夫曰。若隨我行。則生。諸勇士悉投兵而拜。公子乃揮役夫去。悵然自失。反走訴於其父。乃令人廣捕踰月。公子訪求技勇。偕遊西湖。見此翁行堤上。兩少年從之。公子命從者突出擒之。翁大笑。一少年略舉手。而仆者三人。餘人遂不敢動。翁謂公子曰。姑至我舟中。小酌可乎。則畫舫泊於九溪。揖公子及羣徒登焉。酒肴之陳。非人世所易有。所言者皆述生平賑貧恤困。鋤抑強暴之事。公子欲啓口。輒獻巨觥。酒酣。翁掀髯曰。爲我達尊公。無相覓也。呼童設筆硯。疾掃數行。攜公子手。登岸共覽十八澗之勝。坐石上。聽瀑

聲笑謂公子宜勉爲賢人。幹父之蠱。我欲將此水滌爾塵襟也。出一緘與別。謂一二日間消息可到。勿以微物。長者爲公子歸語其父。開緘視之。則歷數其罪狀也。翼日父子晨起。各云所臥之枕。截而爲兩。旁有白絹大書曰。父改前非。子改父惡。以枕代爾。尙其戒之。自此召還捕者。竦然自戢。父子俱得令名。

洛陽賣藥人

中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捲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旁侍。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擘一甌與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

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於其父。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無論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

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前身曹孟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鸞啼恨玉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寂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碗泛漿。雲屏而每近。縞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羸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有人知。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

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其事。懼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還金釧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兒自檐際飛墮。約八九齡。雙丫髻。紅錦襖袴。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穉。以手掖之。忽攫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條脫。已不知所在矣。夫人愕異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徧處躡緝。絕無影響。因浼人至相國第。緩頰夫人曰。條脫細物。得失可弗論。第此等人不早亟翦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所係匪淺。速獲以報。不則將貽書相國。糾劾立至矣。令憂懼莫釋。嚴比諸捕。勒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辭役已久。僉謂非此捕。案終不獲。令邀之來。以緝事爲託。捕沉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賊。四川峨嵋山有盜藪。其人皆能飛走檐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踪跡。庶可任爾。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繚曲。林樹陰森。深入數里。絕渺人跡。方遲回間。見一樵人擔薪而至。視其擔。則鑛鐵鑄成者。異之。因託問途。相與扳談。樵人察其

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案某頗聞之。但其人猝不易覲。必先見主捕者。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爲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陟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里。忽見繚垣高聳。門閤巋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聽事中。坐一人。若王者狀。高額捲鬚。貌甚雄偉。捕長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遊戲事。相國一歲苞苴所入。總盈千累萬。一條脫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案不獲。官以考成爲憂。王者曰：若爾亦甚易。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諸其家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卽有一人應聲而出。亦虬髯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偕其人辭王者出。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迂緩。不耐相從。逆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闔側相俟。幸勿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懟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令聞盜已獲。甚喜。排衙坐堂上。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毋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釧。騰蹕而逝。令大驚。急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衆。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簷際下。以條脫擲夫人懷。倏忽間。其人已杳。相顧失色。捕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案已了。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龐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抱中物。而又習換形法。妍醜老少。皆可變易。只以相國不義。聊以示警。非有利於條脫也。拱手而去。若其人者。盜也。而近於俠矣。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懼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可也。騰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飲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金錢李二

吾皖某公。巡撫黔南。其公子自任所歸。應鄉試。挾資甚豐。舟過岳州。忽岸上一客。襤被遙呼。趁舟。旁人不答。公子命割席地載之。旁人謂江河險阻。多不測。不可不慎。公子笑曰。我舟甚大。正苦岑寂。得一人相伴。閒話亦大好。况客隻身無長物。當不至有意外變。載之何害。汝勿多疑。旁人以公子說之諄諄。乃重違其意。艤舟招客登舟。視客年可四十許。紫面闊額。髯叢如蝟。拱手加額。謝公子高義。並叩邦族。公子以告。客斂容致敬曰。固是貴公子。小人不知。失禮勿怪。自言姓李。行二。江西人。他日公過敝境。當少伸地主之敬。幸勿見却。公子領之。見李語言豪爽。試與談史事。頗熟。意非庸流。每飯必招與俱。李亦不辭。且豪於飲。醉

後論古今成敗得失。尤娓娓可聽。公子大樂。相見恨晚。一日薄暮。舟泊村市。李攜白金一笏登岸。公子笑問何爲。李笑曰。日擾公子。殊切愧慙。將薄市酒脯。聊酬萬一。公子搖手止之。李不顧。掉頭竟去。公子竊命。僕展視。襖被內一匕首。長尺有半。瑩然如雪。寒光逼人。又臘乾人手一具。餘無他物。公子驚異。急命依舊束好。意李非俠客。卽盜魁。心竊自危。而又不肯形於詞色。計惟以禮款之。以德結之。或可相感。少選見李。命人担酒一大甕。並一甌十鷄。上船。公子笑問何太過費。李曰。小人幸得附舟。此中大有香火因緣。不腆之敬。聊酬公子。兼觴從者。並犒三老。迺浼庖人代爲烹飪。言次。以目視被襖。似已公知。子竊發殺酒。旣陳。李飛三大觥。酬公子。公子亦飛三觥。酬之。酒酣耳熱。肝胆俱露。李掀髯笑謂公子曰。公知小人何許人也。公子拊其背笑曰。君爲何許人。僕所不知。然義氣見於眉宇。亦一世豪傑也。李拊掌狂笑曰。公真知我也。旣遇知己。卽不敢不瀝誠相告。我非他。乃江河盜魁。世稱俠盜。金錢李二是也。公囊中黃金若干。白金若干。信否。公子料不能隱。直應曰。唯唯。君何以知之。曰。曩舟過洞庭。吾於岳陽樓望氣。卽已知之。初頗欲不利於公。以遇我厚。厚遇而慘報之。義所不屑也。自今以往。請毋畏。然公子手無縛雞力。挾多資。遠涉江河。亦危也矣。公子聞而失色。如坐芒刺。強爲言笑。觥籌交錯。痛飲盡懽。旣過道士汛。李命旁人繫繩蘆洲。謂公子曰。沿途辱公雅愛。業至敝境。卽須拜別。敝廬咫尺。敢請暫稅大駕。爲林壑生色。公子辭曰。理合造廬。一瞻勝境。緣試期已近。早歸爲幸。李笑曰。頃交首夏。屈指距試期尙遠。不敢多留。但作平原十日之飲可。

耳。公子再四推辭。時天色已黑。牙月初升。李長嘯一聲。忽蘆葦無數。舫蜂擁而至。公子大驚。李喝曰。止。忽驚貴人。乃笑謂公子曰。特召兒曹。延請貴人。別無他意。請勿驚畏。乃自扶公子登小舟。刺入蘆葦。謂公子尊舟泊此。儘可放心矣。命兒曹加意邏守。保無他慮。二三里許。抵一山谷。已有笥輿相待。舍舟而陸。道路蜿蜒。或險或夷。四十餘里。前隱隱有雞犬聲。樹木陰翳。中燈火如星。李曰。至矣。請公子下輿。見莊舍一所。塗堊華美。氣象甚壯。門外健兒百數十人。左右侍立。李肅公子升堂。鋪氈張幔。華燈粲列。時漏已四下。膳畢。請公子就東廂客舍棲宿。供設亦殊不俗。翌日張樂設席。水陸雜陳。梨園甚精。奢侈過於王侯。如是者六日。公子頗覺厭倦。李已窺其意。便命停樂。家固有園亭。花木山石池沼畢具。接構曲而有致。李嘗邀公子遊覽。願爲贊賞。李乞命名。公子笑曰。君乃虬髯之流。卽命虬園何如。李大樂。卽請爲作擘窠書。榜之於楣。日偕公子讌飲。虬園出家姬十餘人。清歌侑觴。態度妝飾亦頗不惡。內一雛娃。頭綰偏髻。髮蓬鬆覆額。風致韶妙。如奇花之初胎。歌喉清脆。善彈琵琶。目波時溜。睨公子。公子亦甚惓惓。李已會意。笑曰。此兒名夜月。年十三矣。性頗不拙。山妻素所眷愛。嘗留意爲之擇主。公子如不嫌。獨俟其成人。當以相贈。公子唯唯稱謝。李有二子。俱從師讀書。公子偶至書齋。見其師年可五十許。鬚髮蒼然。清癯如鶴。叩之與李同宗。以多病不樂應試。藉課讀養靜。頗工引道之術。吐詞亦甚博雅。李之二子長十六。次十二。頭角嶄然。揖客居然彬彬有禮。室中圖書環列。經書悉備。視案頭所讀本。乃孫吳穰苴司馬法各書。公子問師何

不令攻舉業。師笑曰：若輩之志不在毛錐，姑令粗解韜鈴，萬一他日有事，未嘗不可執干戈以衛社稷也。公子嘉嘆不置，惟時以維繫甚殷，欲歸不得，殊切主臣。乃謂李曰：君言平原之飲，今既半月，業已過之，願早就道，免誤試期。受惠不淺，况一江上下，路所必經，他日過此，當趨訪以續未了之緣可也。李笑曰：公子歸心甚急，不敢久留，明日即送啓行。但君子一言，重於九鼎，他日過此，務求枉顧。夜月既荷不棄，暫爲寄育。俟重來攜與俱歸，切勿負約。時夜月正侍飲在坐，李拔其金釵一股授公子，亦請公子解所佩玉授夜月，令各藏之，聊以表信。明日日哺，設祖帳於虬園，使夜月清歌送行。夜月唱會真記長亭餞別一闋，深情綿邈，淚隨聲迸。公子相對脈脈，于邑無色。李強與拇戰，使爲懽笑。漏初下，始罷席。公子興辭，李袖出小旗一角授公子，令善藏之。江湖倘有不虞，出示便可免患。復以千金爲贖。公子授旗而返，其贖李作色曰：公以小人之物爲盜泉耶？盜泉去，貪泉幾何？如恐爲盜泉所污，則公囊中所有亦未必皆果廉泉也。公子以李言激烈，只合拜受。李堅訂後約，謂泊舟處。時命兒曹偵伺過客至此，問賤名無不知者。囑畢，仍命肩輿送公子歸舟，道路坦夷，不似舊徑。昧爽始達舟次，舟人見公子，皆大歡喜。僉謂公子去後，李遣人邏守，維謹。公子大喜，重犒來衆，並寄致語李謝。急命解纜，以幸脫虎口，皆可常恃。自後涉江，時有戒心。下第後由陸赴黔，明年春方夜讀書，忽聞檐際有聲，如鳥飛墮，舉首見李不昂然而入。公子驚問何來，李曰：頃以有事交阻，必得撫軍信矢，乃可免關津之阻。惟公子圖之，公子笑諾。明夜果竊以担李，李嘆曰：公子真磊落。

丈夫也。此去匝月，繳還不誤。甫及一月，晨起果見案頭信矢一枝。李附函鳴謝，謂後會有期，必報大德。公子驚詫，以李行蹤不測，遂秘不敢告撫軍。然心常惴惴，殊切隱憂。越三載，又挈重貲旋里，恐過道士汛爲李黨所識，遂避道由蘄水陸行。一日暮過峻嶺，忽林中吹唇作聲，健兒百數十人持械驟至，僕輩駭奔如鳥獸散。健兒將公子與行裝擄至一村，獻捷渠魁。俄一男子袒衣秉燭出見公子，驚曰：「是非某公子耶？」公子睨之，固是李二，急呼曰：「故人救我，故人救我。」李笑攜公子手，問何由至此。公子託言以君言江湖險阻，不敢再事舟楫。李笑曰：「有我小旗，卽泛舟何害？」此我別業，若不在此，則公休矣。公子再三稱謝，李亦謝信矢之惠，謂交趾之役獲利不少，彼此殷殷，敍關。公子問夜月無恙否，李笑曰：「我以爲公忘之矣。此兒的是癡情，日把所贈珮玉玩不釋手，金錢疊卜，望眼欲穿。公在此少住，不日卽可接至。」越日夜月果至，李笑謂公子曰：「此禁巒也，完璧奉贈。」公子笑謝，視夜月雲髻初盤，玉容半腆，較前尤豔。鞞袖隅坐，顰眉不語，似怨公子負約。李謂陸行究不如舟行之逸，以公子僕輩散失，命健兒護侍。溯江而上，自送公子與夜月登舟，並還所擄之物。拳拳揮手而別。公子問知夜月固良家子，李夫婦皆善視之，自許公子後倍加愛重，並未涉一戲言。公子不勝稱歎。夜月問公子何以負約，謂君如再不來，兒已拌祝髮託命空王矣。言畢以帕搵淚，哽不成聲。公子揖而謝曰：「書生膽怯多疑，致延夙約，辜負卿情，願卿恕之。」後夜月亦生子二，李二自此蹤跡不至矣。

荆軻客

荆軻客。軻深井里人。欲死國埋名。故史不著其名。學劍慕聶政之爲人也。游大梁。自夷門侯嬴御。如姬旣已竊兵符。授公子救趙。恐晉鄙宿將專闢。見公子輕車來代。心狐疑。再請事敗。侯生令客袖鐵椎。鎗殺晉鄙。客謝曰。吾所取者秦王耳。胡嘖。惜爲介朱亥。退游於衛。荆軻兄事客。弟畜高漸離。軻與魯勾踐爭博道。勾踐目攝之。客從旁躡荆軻足。默不應。俱遁去。遂游燕。荆軻漸離酒酣和歌。燕市井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客引軻至僻處曰。彗掃尾箕。望氣來高丈餘。前赤而昂。聽都邑人民之聲律。中商。馬鳴悲。皆兵兆。渤海之間。復爲長平也。軻曰。天道元遠。吾倦遊。悲歌慷慨。急於求人。惟燕趙國耳。新從邯鄲來。不忍去也。客辭謁蒼海君。且曰。卽有急車折轅。馬蹶蹄。應響至。燕太子丹不量力。欲報馬烏之恥。因田先生。謁請荆軻。搥刺秦王。荆軻許諾。美人供帳。惟恐不得當也。軻與高漸離之渤海。召客未返。秦師壓燕境。事急。太子具駕。軻叱曰。往而不返者。豎子也。少留待吾與客俱。今太子急裝。豈疑軻畏強秦哉。遂去。不顧。荆軻提匕首。劫秦王。不幸中銅柱。火燃。秦人誅荆軻。而客之易水上。太子丹與賓客白衣冠。祖道處。高漸離擊筑。客起舞。劍泣下數行。歌曰。壯士怒。兮入秦關。七首搥兮驚君顏。虹交胸兮袖胡絕。白虹雌兮仇未雪。誰報太子兮徵聲竭。長平觸髓兮飲血泣。又歌曰。東連三晉兮構強胡。齊楚蠶起兮策可圖。曠日持久兮不能竣。四海槁素兮倚錕鋌。與漸離兮始別矣。及始皇滅韓。張良破家報仇。從蒼海君借客。號力士。客語良曰。自高

漸離死後。始皇不近諸侯。客無可爲者。今離穴遠遊。可取而代也。遂與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客嘆曰。始皇有天命。誰謂荆卿劍術疎哉。始皇大索客。避地吳中。依項羽。楚漢兵起。張良事漢。客事項王。號蒲將軍。與黥布季布以少擊衆。常摧鋒冠軍。項羽威震天下。名聞諸侯。皆三人鏖戰力也。客業從項王。救趙。降章邯。夜坑殺秦卒二十萬於新安。入關。焚咸陽宮室。手斬降王子嬰。持其頭祭荆軻墓。曰。吾可以報荆軻之志矣。項王欲割瑯琊郡封客。客謝曰。秦暴虐無道。故從大王。率天下諸侯滅秦。今政由已出。封賞不均。漢王失職。陳餘怏怏。諸田亦未有所立。而多王羣臣。諸將善地。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忍見父老子弟再鋒鏑。且臣與荆軻刺秦王。義不獨生。以秦未滅。故烏視禽息。今臣事畢。願從荆軻九原之游。乃自刎荆軻塚傍。後田橫之客聞之。五百人咸伏劍殉也。所謂畢命遂志義俠者乎。張良請漢王。令有司歲以太牢祀也。

斗棋上老人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船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啣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薜蘿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二。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稱

心紅粉尙存香幕幕。白雲初散信沉沉。情知黥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其三。舊嘗遊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山下月猶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妻及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誅殛。方令身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及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姪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赦爾形骸。當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忽然不見。所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問。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迹矣。

紅綃頭人

順治初。某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着紅綃頭。狀貌甚獐。至尼菴。入門有廳三間。

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廳。無妨久之。持硃封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然。墜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廳門已啓。視之。卽紅綃頭人也。徒手握采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惟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觀。果紅綃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年。夜入其室。腰斬擲於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李甯遠客

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明神宗時。在兵垣劾李甯遠。疏至二十上。甯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

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甯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

俠爲陰物

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豈肯如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聊與將軍戲耳

聖人受命。河海安瀾。百餘年來。嘯聚之徒。洗心革面。無復梗化。嘗聞故老言。昔有明之季。有張將軍者。逸其名。嘗出海捕盜。駕大舟一。健卒數人。自恃武勇。欲探虎穴。有少年書生。形儀雅飭。言有事他國。厚賂舟人。求附舟。將軍故有令。附舟者以諜論。殺無赦。舟人利其金。私納之。行數日。將軍聞香煙撲鼻。命索舟中。曰。必有盜。得書生。將置之刑。書生自陳非盜。欲之海外省父。無舟自達。故敢昧死來。惟將軍仁恕。將軍視其狀貌。不類盜。且憐其孝。赦而與之言。書生能學問。語才語。仙佛語。農商經濟語。俳優諧謔語。出風入雅。吐史談經。隨事酬應。動中窾會。將軍素長於文字。竟莫能屈。往往反爲所難。大加歎服。自謂得書生晚也。一日。及捕盜之事。書生曰。盜可捕。盜而俠者。不可捕也。盜之俠者。能見將軍。將軍不能見盜。將軍不平。乃大言曰。爾書生敲枯硯。翻蠹簡。烏知將軍之能乎。專制一方。揚威千里。長鞭所指。遐陬恐懾。區區海盜。何

足膏其斧刃哉。書生曰：將軍亦知海中俠盜之能乎？將軍曰：海盜之能，解銜刀放火，夜趁叢泊，猝聞捕誅，潛逃數澤耳。書生以某所聞，固不僅此。將軍問汝何以知之？書生笑曰：以盜言盜，安得不知？姑請試之。將軍愕然，時繁星麗空，海波碎月，萬里無片帆隻船。書生取筆，自船頭吹之，不數聲，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湧出，執炬雪刀，須臾環集。將軍失色。書生笑曰：吾謂盜之俠者不可捕也。雖然，爲國供職，自應爾爾。吾輩豈得犯將軍，聊與將軍戲耳。將軍無恐，復吹筆，筆數聲，大呼曰：將軍珍重，某去矣。書生及小舟皆不見。將軍亟命回舟，喪魄者累日，自是不復捕盜。

士人飛災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坊曲，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於東坊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純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

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士又沉思良久。曰。某在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行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士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簷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扶餘王

隋煬帝之宰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劍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盡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聘辨也。

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視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追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公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定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掩身遙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檢衽前問其姓氏。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靖曰。雖貧。亦有心人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遊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主人曰。西則酒肆也。又取酒一斗。酒旣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

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無憾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何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靖見之可也然兄爲何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一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李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弈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手拱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弈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

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公曰。計李郎之程。某日可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慙然如磬。終令新婦祇謁從客。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至一小版門。叩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錦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命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繡錦帕覆之。旣陳。盡去其帕。皆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持贈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十載。建小功業。今旣有主位。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特達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力盡心。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賢聖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費。遂匡大業。貞觀十年。公以佐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

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妹氏，具衣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蝸臂之拒車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鐵丸

聞某公言，昔曾遇遊客，類三齊少年，布衫廣袖，腰繫夾袋，內貯二鐵丸，別無長物。或問丸所用，答曰：弄具耳。或延拆字者於家，問叩紛然。客至見之，曰：此亦拆字耶。衆問客能乎，曰：亦嘗學之，然不能若是。請各心識一字，余乃能測之。衆異其言，競試之。無弗符者。次至一人，客忽躊躇，曰：君之所識者，天也。而字不類，乃取筆畫形作清書阿補喀。阿補喀者，清語曰：言天也。其人果識阿補喀，蓋欲變文以驗其術也。遂笑曰：良然。其神異如此。或曰：人苟造意，子必知之。何以知之。客曰：不知也。此特以機相觸耳。他日之郊外，逢彈鳥者數人，適有隼戾空，客使彈之。彈鳥者謝曰：高矣疾矣，非弓繳所及。客笑曰：易耳。卽袋中出鐵丸，拋之，隼應手翻墮，胸已洞矣。丸故在客掌，客蓋劍俠之流也。衆大驚服。

駕長

王三立，以勇力雄於鄉里，開藥肆於海昌。一日，有異方僧向市上募錢，以石鉢置櫃上，鉢重約四十斤，每肆要索百錢。至王肆，亦如之。王僅與三枚，僧怒，將舉鉢置其櫃。王接而擲之，拋出街心，石爲之碎。觀者譁然。僧惡顏拾破鉢而遁。逾載，王赴吳置藥材，喚吳江小舟。舟子二，一爲駕長，一爲同夥。剡舟之際，似駕長

力猛。非櫓脫卽篙折。其夥詈之。恆忍受也。惟張帆時。則駕長右手執索。左手執舵。以足代篙。四體並用。無不恰當。其夥得臥而觀之。故相安也。越三日。晚汨姑蘇城外之寒山寺。王觀月明如晝。登岸閒玩。有僧立寺門外。審視王呼曰。客非海昌藥肆之王居士乎。王曰。唯。何以相識。僧曰。予前年托鉢貴鄉。領教已深。今幸相會。實有天緣。予師慕客久矣。請舉玉趾。方丈一敝。王曰。諾。姑俟我返舟。飯畢而後會。尊師也。僧喜。反奔入內。王歸舟。潛然淚下。駕長見之。曰。客何爲悲。王語以故。曰。入其玄中。必無生理。駕長曰。旣能擲鉢。何懼乎禿。我技癢已久。今請助客。王曰。我犯僧。死由自取。子何爲哉。駕長曰。吾樂此。死無怨。恐僧不我較耳。請假衣冠。以師弟稱。若角技時。必呼吾先。可以無事。王諾之。遂飽餐。偕往入門。羣僧笑迎。曰。客信人也。入報首座。出迎中庭。視其人身高七尺餘。臉橫腰闊。氣概粗豪。已望而生畏。肅客入方丈而坐。乃曰。前者小徒蒙賜教。老僧夙夜在心。冀圖一會。今旣垂顧。請至藝圃。仰瞻絕技。王唯唯。於是羣擁入後圃。有地一區。高垣圍繞。僅通一門。亦甚堅實。圃南包大殿之後簷。爲閱武廳。事勢甚雄偉。柱有兩爵。礎高三尺。隔以石欄。有椅二。首座與王對坐。寮僧十餘。皆短褐持杖。站立矣。羣呼曰。來來來。王謂首座曰。請徒與徒對。師與師對。我命弟子先戲可乎。首座目駕長。體貌清癯。漫應曰。何爲不成。請與賢弟子言。慮有傷觴。毋自慚也。駕長亦脫服。曰。禿有賊形。恐竊吾衣。必謹藏。乃蹲身抱大殿之後柱。起尺餘。大殿震動。磚瓦齊鳴。以左足掃礎。倒置衣其下。以右足扶直之。仍安柱。轉身呼鬪。聲若巨雷。於是上座及寮僧咸股慄膜拜曰。我教中

韋駝天尊。旋乾轉坤之力。不過如是。僧輩肉體凡胎。何敢相角。若尊客一揮肱。則俱成糜粉。情甘降服。不敢再言技勇矣。王與駕長大笑。羣僧屏氣肅候。延至方丈。侍茶畢。王告退。首座與寮僧盡易法衣。執旛幢以送。王返舟。謂駕長曰。壯士之力。天下無敵。盍不入營爲伍。則顯職易至。請以資助。聊報大德。駕長曰。嘻。我卽不顯職。亦可以康。何至操賤業。客尙皮相天下士耶。王叩其舊職。及里居姓氏。駕長不答。王報以百金。亦不受。後至吳江。訪諸同舟某夥。則駕長已遠去。據云。因爲友報仇。借此自隱。蓋劍俠者流也。

索家奴

清時索相甚貪。多受下屬苞苴。然朝廷大事。頗能斷決。適三藩同時叛。軍書旁午。批答如流。吳三桂患之。密遣刺客刺之。索正秉燭批軍書。見一長髯仗劍者。自簷而下。立於其旁。問曰。汝非吳王刺客乎。曰。然。曰。何不刺吾頭去。客曰。我來此久矣。見公所批軍書。如何進攻。如何退守。某處用某帥。千里外瞭如指掌。徹夜不寐。爲國盡瘁。我服公之才。又敬公之忠。殺公爲不義。不義之行。非俠客之行也。請受死。公笑而揮之。次日復至公所。願在門下爲奴。公待之如上客。指揮無不如意。後公下獄。饘粥之饋無虛。上下爲索營救。卒因罪大。設法無從。索伏誅。痛哭而去。

白玉枕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

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貯之。略無盜賊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軍蕃將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宏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多。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矯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某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卽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庫掩護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卽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以後。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卽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

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摩訶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敗。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仕宦。不營生計。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甕。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麀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地主之得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觀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反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掉下白洲。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佩。而令取之。摩訶纔出。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

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忘賞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都也。行次西塞山。維舟祥吉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旣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涕流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躡遊江湖矣。後有人見摩訶於江上。寄語謝主人曰：犧牲我性命以取此劍環。吾不爲也。故示以尸解之。

步家弟兄

廬州李某。由寧波附海艘赴滬。共載者五十餘人。內一客年甚少。美秀而文。與李聯牀。彼此接談。意氣頗洽。李叩其姓名。但漫應之。中途客附李耳。低語曰：君知舟子何如人也。李曰：不知。客曰：君不慣涉江湖。不知道途之險。我日來細察舟子。殊非良善。其舵工篙師等人。面亦多露殺氣。若曹居心甚叵測。惟我能辦之。計一路惟某洲最險。倘經其處。不停泊。當無患。君須識之。李驚問曰：倘在此停泊。奈何。客笑曰：君毋多言。幸有我在。彼何能爲。李疑信參半。姑默識以覘之。旣至某洲。日甫晡。舟子果命其黨下碇繫纜。諸客或

謂天早尙可趁程。何遽停泊。舟子不答。諸客大譁。少年以目止之。洲孤懸海中。四望無際。更無別舟停泊。少選飯熟。舟人但自飽啖。並不食客。衆飢索食。亦竟置若罔聞。無何夕陽西沉。諸客飢焰中燒。頗不能耐。舟子忽率其黨。各執刀械進前。厲聲謂諸客曰。此地險要。向爲羣盜出沒之區。汝等所挾資。可速獻出。我當爲善藏之。不則恐有不虞。悔無及也。客多巨賈。挾貲頗重。聞言互相驚愕。知其來意不善。迺哀告曰。我等既同一舟。患難自當與共。各挾薄貲。固在舟中。縱有不虞。亦全仗主人防衛。如可免患。不惜重酬。又何必獻出。勞爲善藏也。舟子聞言。怒目叱曰。爾輩死在目前。猶曉曉饒舌。想作看財虜耶。言畢。回顧其黨曰。此時不速了結。復有何待。其黨聞之。爭持刀械而入。諸客相視。穀棘計無所之。李依少年傍。亦竊自危。第見少年從容起立。喝謂舟子曰。汝休孟浪。汝抑知步家兄弟乎。舟子卒然斂容答曰。唯唯。小人不。敢。少年叱曰。汝率黨入內。意將何爲。迺以肱一揮。卽墮其最獷悍者五人於海。舟子等大恐。急棄刀械。環跪乞命。少年口中不知作何語。舟子等益恐。崩角叩舳。聲如撒菽。自稱無知冒犯罪。該萬死。願出貲另爲買舟。載衆至滬。以求贖罪。少年叱曰。汝旣知罪。姑暫寬貸。仍乘汝舟。亦不必另買。如再萌惡念。決不輕恕。舟子等稽顙唯唯而退。急命具酒食。以款諸客。一路小心將事。伺應惟謹。至滬後。同人僉德少年。謀有以報。少年悉笑而却之。李私叩廝所。容圖踵謝。少年笑曰。吾居無定所。汝盍告我所廝。暇當相訪耳。李具告之。後三日。少年果來作別。問將何往。亦不答。究不測其爲何人也。

小虎將軍

咸豐時有小虎將軍者。名坤元。隸於向師麾下。善使矛。年少而有胆略。斬將搃旗之功。常爲一營冠。時粵寇東下。據金陵而都焉。向營躡於其後。遂爲長圍之計。小虎將軍奉令赴救。嘗出入於京口瓜步間。一日師至某鄉。望見籬落有一女子。淡冶絕塵。持水灌蔬。詫爲生平所未見。小虎從事戎行。尙未有室。不禁怦然心動。延佇久之。裨將王某已知其隱。進而言曰。將軍莫非有意於此女乎。果爾。我當作伐。蓋鄉中有包董者。王有一面識。包有聲勢。不難一說卽成。故以作伐自任。小虎領之。次日王訪包董。包云。此家來此未久。似有一兄一母。姓氏尙未知之。言次。適里正來。包因詰之。據云。柳姓。由濟南省親而來。因值粵寇東下。暫避鄉間。亦不知其底細。又次日。包偕王至柳寓。登堂見母。備述將軍求婚之意。母辭以寇亂未平。我母子未忍遠離。且緩俟諸異日。包王嗒然而退。途次包謂王曰。老嫗不中擡舉。不必再商。寄語將軍。強委禽焉可也。王覆命於將軍。將軍聽其計。以行女家。則麾諸門外。將軍怒。遣王某率卒三百人圍柳寓。女卽挺身而出。軍士擁之至營。小虎立待成禮。而觀禮之客亦畢集。侍女輩逼女易服。女曰。此事非同兒戲。妾旣至此。當與將軍一言。於是大踏步而出。一手曳小虎手。一手從懷中抽得七首。指之曰。爾爲將軍。乃一營之表率。今出此舉。直寇盜之不如。當殺一警百。以示我女子非易欺者。小虎噤伏不敢動。俯首乞命。將士及諸客亦因投鼠忌器。不敢從旁援助。客中有一老者向女致詞曰。此事我已明了。舉動鹵莽。罪在將軍。

但粵寇方熾。賴有將軍之扞禦。若喪此長城。其如國家何。其如江浙數百萬生靈何。女至此始色霽。對老者曰。公言如是。將軍如此行暴。難保不以施諸我者。施諸於人。無已。但請將軍對天地衆客前宣誓。改過自新。將軍首肯。至再。立即宣誓。女曰。聞將軍有良馬。願一借騎。以慰母兄懸望。將軍立命牽馬出。女曰。將軍須送我一程。仍曳將軍。偕至營門外。約里許。一躍上馬。舉手謝將軍曰。再圖後會。將軍自是軍行所至。紀律嚴整。兵卒中有稍凌辱婦女者。格殺不貸。嘗對裨將王某曰。此女子乃我之師也。以是攻城野戰。誓以身殉國家爲念。一日至毗陵。忽有人送前馬至。并媵以刀及書。書云。別來無恙。知將軍改過甚勇。馬革裹屍。男兒之志。此後後軍功雖不就。而名亦足以爭光於後世矣。願無墮前志。逾數日。援寇大至。小虎一營。適次於秩陵關。孤軍無援。陷陣死焉。或曰。當劇戰時。有一女子引小虎以去。不知所終。

籬桶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而奔。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

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篙爲信物

無錫縣城中典庫後有曠園，大逾十畝。忽有壯夫，負竹篙一竿，修而多節，白司事者，求寄存園中。訂日來取，詰旦汎掃夫趙乙見之，問司事者，此篙從何而來。司事告之，趙太息不語。司事察其言狀有異，轉詰之。乃曰：小人向日流蕩江湖，略知暴客號訣。此篙卽若曹信物，數節之多寡，便知黨羽人數。今倚園牆西隅，其來必由此處，是不可不預防之。司事聞之大驚，趨告主人。衆意乙非常人，因謂汝旣知此篙，必能辦賊。果爾，當重賞不吝。乙初不肯，再三央之。乙乃數篙節，凡三十有三，曰：賊數如此之多，非以計殲之不可。衆問計將安出。乙笑曰：公等勿慮，小人自有料理。乃請買豆數百石，攤布園中，約厚尺許，又買大甕三十具，置牆下聽用。主人如言部署。一夜天月陰黯，乙謂衆曰：賊至當在今夜，小人當一一殲之。公等如膽大不畏，請作壁上觀可也。主人駭懼，恐乙衆寡不敵，出資募健兒百餘人，各持器械，爲乙助威。乙麾之去，曰：爾曹鹵莽無能，在此攪擾，徒亂人意，請速去。勿敗乃公事。悉命舉室吹滅燈燭，自袖利刃，潛伏牆陰以伺之。少還竹竿，窸窣作响。一莽男子自竿溜下，足踏豆上，滑而顛。乙暗中以刀剝其首，擲甕中。未幾一人繼下，顛如前。又剝之，連剝十餘人。外賊以其黨多人入牆，寂不聞聲。慮內有備，中一點賊躍登牆上，次且不敢下。俯頭窺察良久，輕拊其掌者，再內無應者。知事敗，遂率餘黨遁去。無何，東方漸明，乙招諸健兒，置尸甕

中計之。共剽十有六賊。命悉昇而瘞於野。以滅其跡。主人大喜。厚犒諸健兒。自是除乙汎掃之役。待以殊禮。乙謝不敢。後有人詰其何以改過自新。乙曰。曩爲盜時。刦一富家。忽爲一少女所追。劍光起處。削去足指二。遂仆。少女挈之室中。謂我曰。汝能從此不爲盜。我便赦汝。余立誓不復爲此。願爲有家服役。三年得其所學。惟不敢輕用劍。亦女所囑也。其隱於此處者。因我師（指少女）示期某年某月某日。來作惠山之游。吾是以此伺候耳。屆時。乙辭主人而去。不知能與少女相晤否。

荊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幕趙。回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終南義士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怪。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庵。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不義者。輒殺之。見時宜留意。移時。二賈遂止焉。俄有勇

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首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迷路。止宿於此。當是善人。兒可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具告以失路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酒酣。勇士拔劍起舞。指對面高峯樹杪之枝。飛劍削之。語二賈曰。每年周行天下。次視有不義者。斬之。近因世道凌夷。惡者愈多。斬不勝斬。亦遂置之。語罷。太息不置。翌日。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爲外人道。恐見知於世人也。

鴻奴

和州朱生。名宛霞。少孤貧。天資穎敏。讀書五行俱下。年十三。入邑庠。隨以歲試食餼。邑中名宿咸歎爲不及。顧生雖才藻豐腴。而文品極峻。自是屢困場屋。又喪偶。益復無聊。先是生有母姨。嫁新城馬氏。家頗饒。生時往探視。母愛其丰神俊爽。每至輒留。輕旬不遣。姪女曰慧娘。年踰笄矣。未嫁而寡。嫻詞翰。兼善琴弈。而風姿豔絕。性貞靜。惟生至。輒款語不避。庚申秋。生下第。復至新城。女迎問慰解。且曰。以君才華。豈長貧賤者。然以此時風氣。若稍能降格。何愁榜上一名哉。生日。今簾內固多師曠和嶠一流。但若必以此詭遇。吾將披髮入山。不願求知音於前路也。因泣下。女亦慘然。遂近前。以巾爲之拭淚。適母出。詢其故。不勝歎息。母素嗜奕。乃呼婢取楸枰。與生對弈。遣悶。女側坐觀之。俄黑子一角危甚。女目視生曰。西南風急矣。此角君甘棄卻耶。子曰。何爲。女約略指示曰。此卽所謂倒脫靴勢也。母微笑曰。兒何言之昵也。豈非女身外。

向語未畢。女顏發頰。遽起避去。生亦心動。推卻棋枰。起揖曰。得如母言。其他更何足惜。母自悔失言。既念姊氏已衰。况玉女金童。良緣難得。越宿述其意於女父逢樂。逢樂貧之母。言其才可託。逢樂曰。其如數奇。何必若所議。且待來歲文戰後可也。遂罷去。生聞負氣欲歸。母留課其二子。生戀女未忍。遽舍。遂強諾焉。無何母臥病。生入視。適女來視湯藥。遇之東廂。生顧無人。小語曰。媚知我所以留此故乎。女歎曰。深情久篆于中。妾以憐才之一念。遂如春蠶吐絲。自縛乍聞父言。幾不欲生。此後若能藉文章爲薄命人吐氣。則已。否則當于泉下相覓也。生曰。我若終不得卿。今生亦不願更娶矣。但恐人事難知。請定密約。以當息壤。可乎。女變色曰。若是是負吾父。兼負婦矣。君焉用此不廉婦也。卽於腕上脫一金釧與之。曰。此物所以示信也。海枯石爛。用矢勿諉。生懷之而出。自是不復言歸矣。後母病尋愈。每晨起必噉蓮子。女私以一盞令婢餉生。適爲逢樂所遭。詰之。婢不能隱。遂以實對。逢樂怒。將還詰女。會里中富商王某爲子請婚。其子不慧。逢樂以怒女竟許焉。後數日行聘。有期。女始聞之。遂病。眠食皆廢。漸至縣愒。不得已。姑爲召醫。醫至診之曰。病以鬱怒傷肝。致心液爲火燼盡。必得人心血合許。以合歡皮煎湯飲之。庶可奏効。不然恐非藥石所能爲也。逢樂以商諸王。王笑曰。癡哉。且欲以爾泉下物而剗吾兒。現在心也。逢樂慚恨而返。詣生述醫言。且許締姻。生微笑曰。翁不愁異時煮字療飢耶。逢樂再欲有言。生執卷而起。出至母所。語其事。且泣曰。慧媚若有萬分一。甥何忍獨生。適翁來言。要使人不能無耿耿耳。語畢解懷。取刀佩欲刺。母急起持之曰。

癡兒奈何先自戕乎。兒姑住。此俟老身往視慧娘再來。生請從。既至。揭其帳。見女懨懨垂絕。母問。今早亦少進食乎。隨告以生在。兼述所由。女張目見生脉脉。但有垂淚。既而歎曰。妾負郎矣。疇昔之夜。夢郎來共戲。郎捉妾雙趺。脫睡鞋。納袖中。妾急探郎袖。求之不得。郎嗤笑曰。繡鞋早於阿鴻將去矣。妾訝曰。此物豈可入他人乎。今將奈何。郎不答。起去。妾疾呼。終不復顧。醒而思之。知此事必不可諧。妾向所以不忍遽捐廉恥者。正爲今日。今魂魄已遊墟墓。郎若爲此。勢必喪爾生。妾亦豈能復活。但未知尙有來生否。遂伏枕痛哭。母撫之曰。兒姑自愛。昨而翁已許吾甥。此事尙可圖也。於是攜生至逢樂所。爲申宿諾。且曰。兒病至此。叔尙忍立而視其死乎。逢樂欣然從之。其母乃返。以告女。女意少解。自是著意強飯。未半月已起。王氏聞之。復遣冰來將謀納聘。逢樂許之。母乍聞。甚。卽往責其負約。逢樂以王氏約在先。爲辭。母拂袖出。適女來。微聞餘言。知事已中變。盈盈欲涕。母慰諭百端。卒不可解。遂復病。未幾竟卒。生入臨。已將殮矣。纔止尸旁。尸忽躍起。衆大駭。女爲縷述冥間事。言始死神魂飄忽。回憶家鄉。都如隔世。惟思郎不能去心。私念訴諸冥王。或可邀其垂憫。于是信步而前。至一處。見殿宇巍煥。鬼卒森列。可怖。躑躅間。恍惚有一老父。從門內呼之曰。兒何得來此。汝之齒尙未。且汝與吾兒夙緣未了。可隨我去。乞冥王判此公案。遂入見冥王。冕旒坐殿上。氣象嚴肅。老父跪稟久之。王顧令喚妾至案前。諭曰。汝父俗人也。汝二人早爲紅絲繫定。今雖爲情死。猶不失爲貞與義。當仍歸圓破鏡耳。卽喚鬼卒押令還陽。不意頃刻竟能到家也。乃皆轉悲爲

喜。惟生細詢老父狀。方相與笑啼交作。忽聞金鼓之聲。遙震瓦屋。俄一僕奔入曰。謝遷作亂。土寇引賊兵入城。大掠將至矣。母與慧娘方倉皇間。亂兵已擁入。生竄去。母家刦掠一空。賊見女美。擄之去。及新城收復。生返。始知女已被擄。噉然而哭。逢樂與母亦哭。生有僕曰鴻奴。勇健能披甲躍十牛。是時在旁勸生曰。奴願往偵。慧姑其無恙也。奴力能返璧。但問太夫人何以報我。母未及答。逢樂破涕曰。奴乃能爲古押衙耶。他日女歸。當以予爾主。鴻再拜曰。謹聞命矣。遂起攜劍出門。時餘賊屯於淄川。鴻徑往其營。乞降。居數日。有脅從者爲言。慧娘被擄時。謝遷將納之。不從。脅以刃。慧娘請俟三月後。畢母喪而後。惟命。不然。請就死。賊愛其美。故至今猶扃置樓中。鴻竊喜。夜半後躡至樓畔。仰望燈火熒然。躍而上。窺窗隙。見慧娘獨坐燈前垂淚。破窗入。二侍女驚起。鴻手劍斬之。挾慧娘飛出。守者始覺。追之不及。天甫明。至新城。入門。慧娘見家人環集。如夢乍醒。備言見逼之狀。悲喜交至。既而母顧逢樂曰。今可爲甥議婚乎。逢樂笑諾。生請還白其母。母笑曰。癡兒此事。尙容姑待乎。生悟乃止。合卺甫畢。賊已平。道通。生攜女偕歸。登堂拜母。母詢知前事。不覺感泣曰。前緣已定。非人力所能障礙也。

太華韋翁

唐代宗皇帝大曆中。因晝寢。常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皇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卽日詔遣監察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設一店具飯。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

老翁謂店主曰。韋侍御一餐卽過。吾老病不能遠去。但於房中坐得否。店主從之。少頃。韋君到店。良久。忽聞房中嗽聲。韋問有何人在此。遣人視之。乃曰。有一老父。韋君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旣同一姓。盟不妨一敘。邀與同席。老父因訪韋公祖父官諱。又訪高祖爲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歎曰。吾卽爾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爾卽吾之小子曾孫也。豈知於此與爾相遇。韋君涕泣再拜。老父止之。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與渠輩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襪。襪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買。問韋君爾今何之。韋君曰。奉勅於此山中求真壇。州縣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識翁能知此處否。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耳。遂與韋君同宿。老父絕糧不食。但飲少酒。及人參茯苓湯。明日。韋君將入山。老父曰。吾與爾同去。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險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老父入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三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祖姑也。韋君悲涕再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爲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嶮峻。韋君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飛。迴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峯西南隅。果有一壇。韋君灑掃拜謁。立標記而回。却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奏報畢。當請假。却來請覲。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歎異。乃遣韋君齋。

手詔入山。刺史以禮邀致章。君到山中求覓。迷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訪山下故老。皆云。老父隱居此山。有年。邑有貪官惡吏。嘗飛劍取其首。官司以無證據置之。章君望山慟哭而返。

囊有人首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備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上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追隨之下。相與問答。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幸供給有資。卽曰。僕之陋塞溝中物耳。如此勸勸。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營生。對曰。妾固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尙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尙未。出游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乏。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疆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讎。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涉。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

俟曰。更乳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乘僕。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莫知其音問也。

俠僧斬蛟

昔年清河口患水決。制府河帥率文武屬。集河干堵塞。屢築屢壞。閱半載不能合龍。忽來一行脚僧。視之云。如此徒費帑金。何益。衆嗤其妄。僧云。吾非妄。有覬覦。爲蘇民困耳。衆異之。以白大吏。召問。對如前。問汝有何術。可使堤成。姑言之。僧言漫口。下必有物據之。試往探。解衣入水。少頃出云。此乃蛟也。僧能除之。但力薄奈何。問何所需。笑云。但得兩制府及河道中軍印各一幅。油布書裏負之入水。仗福力可除此蛟。如言與之。僧挾利劍入。良久不出。衆疑其葬蛟腹矣。忽躍出。賀曰。蛟已斬。堤可成。問何以爲信。僧曰。少時見血水上泛。卽是果然。遂合力下埽。堤成大吏咸禮拜之。欲以上聞。僧曰。出家人何所求。爲民除害。以釋廟堂之憂。吾之所爲。乃佛家大慈大悲之旨也。敢邀賞耶。飄然竟去。不知所之。

簪化寶劍

彭城張悔堂。官關東時。有僕胡三者。常自徐往來其間。一日行至直隸某集。宿一店。屋三楹。中隔一壁。夜半店主人叩門曰。有客至。胡三閉戶復睡。睡醒。忽見燈光如晝。因破壁窺之。一美少年偕一美婦人對飲。

有頃婦曰。吾欲了此事矣。少年勸止之。婦眦裂曰。生天地間。遇此等優爲之而不爲。何以爲人。遂拔首上簪。向外擲之。則紅光一道去如箭。風聲怒號。瞬息間紅光自牕中來。一利劍刺人頭血淋淋。婦人拾其劍。依然簪也。向腰間取一書囊。覆人頭。遽化爲水。胡三大驚殞。俄雞聲三唱。店主人急以盞湯灌之。蘇述其所見。而二客杳然。越數日。胡三行至某邑。哄傳某村人某毆母垂斃。是夜五更。忽作大風。而逆子無頭矣。計之。正所見美婦人飛劍取頭日時也。

玉可替災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有。猿獠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獠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

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授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常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內，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

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擊之以紅綃。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不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蠶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鷗。一搏不中。卽翻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去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美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托。爾誠聽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攬。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尙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廝養。而厚遺之。又因時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鑱却大門。鑱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

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啟憂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鑰。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啟憂門。門亦鑰。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却戴領婦人四五輩。雖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尙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聲。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拖刀。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販繒帛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嗵嗵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

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家內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而見之。但夜語喧嘩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內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涓橋。郎君有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解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職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野。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珠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

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曰。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古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似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見之。且喜且笑云。借留三日。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其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朝。遍身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九。昨令探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嫌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兜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啓行。歷西蜀下峽。寓居以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

明季有某公子者。夙犇走某相國門。一日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獠。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否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人身丈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慌。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代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捨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刀。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不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刀。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吾答。令俱就寐。且曰。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蓋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果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已追。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吾具麵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麵。生彘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除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麵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

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緊豎中指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牽向西。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蠭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得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耶。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願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我來也

昔京師一俠賊。奇絕莫測。每入人家。竊財貨。雖高墉堅壁。弗能防也。臨去。必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間。被盜之家。歲以百計。大率皆貪官污吏。及不義之紳商。官吏羅而捕之。久不獲。一日。近縣獲一盜。云是我來也。解以長京繫之郡獄。怨家共詣守言之。皆欲得而甘心焉。盜聞之。謂獄卒曰：我固嘗作賊。然實非我來也。今既誣服。有死而已。子幸善視我。當卽有以相報。卒遂善待之。數日。盜謂曰：我有白金三百。在某塔下。盍往取之。卒以爲誑。盜曰：子夜半繞塔三匝。當有應者。金可得也。如言。果得之。卒喜甚。待之益厚。盜又曰：某橋下水中有金器數事。亦以贈子。卒曰：橋下行者甚衆。何術取之。盜曰：不難。以竹籃盛衣往澣。沉之水底。下而取衣。因以金置籃中。誰能見耶。果又得之。是夜盜謂卒曰：有所求於子。而無損於子。其許我乎。卒問云何。盜曰：求爲我。暫脫枷鈕。出獄勾當一事。五更卽至。決不子累。卒頗難之。盜作色曰：子受我千金之贈。我出卽不返。子以此受薄譴。亦無負也。况不至此耶。若必不獲命。誠不難破械而逃。於子反恐不利。

其卒不得已縱之去心甚惶惑比五更盜僂從檐際投下復就繫卒大喜過望次日有富民詣府投狀云夜來大亡其財門上大書我來也守詔曰我來也查未獲耶獄中盜之誣明矣遂薄責而釋之卒歸家妻迎謂曰夜來一事頗奇有誰何呼門甚急我啓門問之其人突入擲一布袋於地而去其中纍纍者不知何物我不敢發也卒亟啓視之則皆黃白物乃悟盜卽我來也爲此以求免且以報己也密不告人

氣行神行之別

靖安舒四長好拳勇閱數師矣顧自謂弗善去之金陵登某甲之門甲勇聞通國生徒甚衆居數年略盡其技一日師徒遊大市遇樵者負薪疾過誤裂甲衣樵惶恐俯躬謝甲怒擣其面樵慍曰誤而謝焉亦足矣何遽擣我甲以己素力擣人無不仆者樵乃不仆且抗言愈怒遂拳之手未及樵甲反仆其徒皆駭相顧莫敢近市人無不笑者樵責讓數言徐徐負薪去舒異之潛尾出城數里得荒村茅屋一區樵者入焉舒拜於門外求爲弟子樵反顧訝曰子何爲者舒曰公適所仆者吾師也知公神勇故舍而從公謂卒爲弟子樵辭以無能徑入不出舒徘徊門外久之詢諸其隣樵者何人也隣人曰是近徒此莫知其姓名有母焉老矣日給於樵甚孝也舒遂歸旦日復往伺樵旣出登堂拜其母出百金爲壽母亦詔不肯納舒具陳己意欲母語樵使卒爲弟子母許之樵歸得母命且感其意謂舒曰苟有薄長敢不以相授然請兄我毋師我舒從之樵引至屋後有石坡甚峻軌轍如繩下有磴重三四百斤使舒掇之僅能舉樵以足蹴磴

輓而上。及於坡頂。輾轉而下。又蹴之。如是十數。無困色。曰筋力久弛。聊以此當運甕耳。飲舒以藥。使習之。久而能焉。遂教以鍊形攝氣之法。周身如鐵。巨挺撲之。皆反躍。以腹貼牆壁。及屋梁。能行而不墜。積十餘年。乃辭歸。賣漿豫章城。遇人謙謹。若無能者。或言舒蓋無敵矣。聞者多不信。羣不逞詣之。請與角。舒謝曰。諸公皆壯士。余何能。余何能。請不已。乃曰。雖嘗學之。然甚劣。竊欲博觀諸公技勇。使習而進焉。幸甚。衆許之。相與之野外。各呈其能。舒觀而哂曰。甚善。衆欲試舒。舒曰。若欲試我者。則毆我。一少年應聲毆之。甫引拳。忽反仆。少年羞怒。出鐵杵。悉力擊之。舒夾持其杵。作色曰。太惡劇。是欲死我乎。乃弛衣服。裸而立。曰。來。共攻我。我不畏。於是手足器械。交至如雨。舒屹然受之。衆紛紛墜跌。黠者乘虛擊其腎。如擊石焉。衆始懼。羅拜請長其曹。乞勿揚於人。以敗其譽。舒笑曰。吾以自誤耳。豈欲與諸公競短長哉。幸無慮此。衆益服其量。由是舒名噪一城。接見賓友。或把臂握手。當者輒痛。器具入手。往往破碎。其力如此。今死矣。死時。遺紫血數斗。甚慘楚。藥故也。嘗曰。吾能氣行耳。樵乃能神行。不可及也。樵蓋秦人。嘗爲盜。尙俠義。後改行。變姓名。遁居金陵。奉母以終云。

血滴子

清世宗在邸時。因奪嫡之故。蓄養劍客。十餘人。其中有名血滴子者。殺人尤無算。相傳某相某將之。不得其死。亦係血滴子刺之。血滴子者。劍名也。其劍之殺人也。手劍一指。尋丈間。其人卽死。死後身體了無痕

跡家人等視之。祇知爲暴疾而已。血滴子。後恃功驕恣。世宗乃謀諸他劍客。先誘其將劍獻出。而後殺之。一劍客號悔道人者。見幾遁去。他劍客亦從此解體。

葉子戲

世宗得國不以正。卽位後。心恆惴惴。嘗遣刺客數人於深夜偵探諸大臣及要人之動靜。而故示以不測之威。一日遣某刺客夜半至某相第。適某相邀同僚數人作葉子戲。一瞥間。燈光稍暗。失去葉子一張。遍覓不得。次日上朝。世宗乃以一葉還之。且指一紅衣虬髯者曰。此君昨夜降臨爾宅之人也。嗣後諸大臣相戒。不復燕集。

田文鏡之門下

世宗好養劍客。其時山東總督田文鏡亦養劍客。其數較世宗爲多。田之劍客與世宗所養之劍客互相連絡。故宮中陰事。及世宗之一話一言。一舉一動。劍客時時偵探之。得其實以報。故田之承寵遇較他督爲優。以世宗之隱險。且終其身。在伊籠絡之中而不悟。亦異矣。文鏡之劍客共分三等。其上等者能刺人於千里之外。中等者出入用爲侍衛。當時之戈什哈卽所謂中等之劍客也。下等藉供奔走之役。計一歲所養劍客之費。不下數十萬金云。

黃衫客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翁然推服每自矜風調思約佳耦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托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諍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生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儀容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矣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迎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在調笑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

鳥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塔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令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乃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度曲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敍溫和。辭氣婉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願生曰。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於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思消情替。使女羅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嘆。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奉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弦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約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裝於寶篋之中。自爾婉孌。

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明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遠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翦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隱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即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們。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李家素貧。事須求丐。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廻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托親故。不使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絕而。玉相之不望兒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旣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西於市寄附舖。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

歲霍王小女將頭上鬢。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得其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明經崔允明者。生之從表弟也。性甚長厚。去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莫不相聞。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且以誠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竟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三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從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色。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賞。但願一過。生之儕

輩共聆斯語。更相嘆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居。意不欲過。便托事故。卽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難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急走推入車門。便令鑰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旣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妝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詎勉之間。彊爲妝梳。妝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輾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欷歔。頃之。有酒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生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酬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穉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弦管。從此永休。茹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涕泣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李歸故里。道中爲黃衫客所殺。

牀頭金合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

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故。蓋日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約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容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當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于子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

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色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居然氣壯於人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斝而躡者。或手侍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住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捕搜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乃者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琛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連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東。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河。閒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刀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

九年矣。身厭綺羅。口飲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又安事此小女子耶。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全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日。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日泣。因僞醉離席。隨亡所在。

古今劍俠大全終

101337199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新一版

古今劍俠大全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陳

愚

出版者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中華民國玖貳年貳月拾玖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86658



竹面繪意三錄五子紅線畫全五



音